

郭定襄登從王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浦牙  
天分夷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  
毒霧瘴烟相映靄鳥聲人語共呶呀停驂每勞征南士  
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宜慰  
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  
復開諭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予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  
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  
畏也盜曰子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閒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  
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旦夕不許陸懇請雖死  
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  
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絆賓崧  
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  
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  
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  
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秣南下

左右幕中每至淮安劉澤清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  
陽爲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子  
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  
兩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  
膽智欲一暢其所爲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鄆時流寇逼關中焚  
掠及鄆公聞警兼程開道入率民登陣賊中宵遁公憫  
小民望賊奔入城卒膏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  
所每堡選參謀團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四  
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規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  
鄆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  
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躡其爲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  
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遠令樂安預築城浚  
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  
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遠  
以顏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

計畫愈周規撫愈大矣

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  
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  
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為二公地者二公棄  
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  
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  
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酉山人徐益工詩畫喜吹笛家貧餽粥不繼不  
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何害  
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  
西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  
不衰其山水落落數筆傳者絕少儼則人家多有之今  
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東鄉顧玉川偉而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  
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  
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  
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  
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

天香閣隨筆卷一

完

粵雅堂叢書

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隨筆卷一

早

粵雅堂叢書

天香閣隨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天香閣隨筆卷二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  
太平扼之前鋒為左所敗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  
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  
得功踰入營門大呼黃闔子來皆大驚搶攘後騎亦至  
遂大破之憶前歲遇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  
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  
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倩子代行者其言如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一 粵雅堂叢書

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為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  
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  
責以社稷大義把夢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  
師為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鬪不  
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閫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  
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  
口口請兵南下而已為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

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  
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既渡河闔將黑  
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射太行踵黃河為  
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  
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魯監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邊諸將日置酒  
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  
行因言曰子邑有魯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二 粵雅堂叢書

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  
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為爾設乃上百金子王乃百  
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子與  
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  
酣歌緊王鼓頤張唇手著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  
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身簾內  
須臾三出入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僂傴而舞官人優  
人幾幾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  
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子戊

戈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娛共  
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吳言  
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朔鄭國姓舟師蔽江上艤艫鬪  
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  
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費數十萬盡為國姓所焚  
乘勝營金蒜二山二十二日口口口口口口下潤城留  
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圍之分舟師上安慶口口口  
口口口口七月二十三日城中覘其無備舉火焚其舟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竟下掠鎮江居民  
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頗為諸  
友訛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  
之詩不云乎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燾抵龍津龍津  
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  
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  
言謾為不知者咎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貝勒軍下閩鄭芝龍壁于險使人暗約貝勒請以閩封  
已而開險納大軍貝勒偽許之誘執至京國姓走下海

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募徐  
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  
而守以徐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  
餘矣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  
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  
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  
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溫台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  
衆歸國國姓遂大舉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

天香閣隨筆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纜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  
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濬署人衆  
斂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纔欲下馬息甲江中戰鼓起又  
倉皇上植立苛日中飢罷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  
姓整衆上口口口口口口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管提督西  
走蔣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為鎮民所信服一騎馳  
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舊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  
上人未信免胄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為

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陳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催調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縋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濬開神策儀鳳門擣其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五

粵雅堂叢書

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牽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甘余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王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

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爲唐公鶴徵與吳巒治諸名公所修何憤憤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賈隱于此實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願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叩門而入文理通者即時送學否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曾責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永平道張公春口口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口口土地所產之食也吾當食每箕踞罵左右不能忍愆怒某王殺之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起者日以千計不旬月衆至數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



汜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聞譚將軍兵渡鄱陽乃返初戰銳甚口口口將具舟宵遁再戰金王大敗譚將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持久計困之城中百萬之衆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豐城合顧必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爲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蠡湖迤盱江或迤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明往賀甯王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爲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爲國藩理當賀旣反則爲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予邑戚伯屏勳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并出曰吾爲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口口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

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慧願其女倩而慧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爲妓予邑金衢道貢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汴關見之悅輸三百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既破闖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討賊苦形勞神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矣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歡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八 粵雅堂叢書

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及元捧觴爲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滇中正妃質于都元獨從平西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妃平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撫按下之武進榜于通衢旬日其兄慙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遂巡久之爲衆人怨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鬢年見口裝飛騎至



楊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帑持以示人乃永厯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訓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賈珍起兵恢復武天定舉鞏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厯

大同總兵姜襄反榆林王副將永強偕高名顯乘勢起

天香閣隨筆卷二

十一  
四  
雅  
堂  
叢  
書

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竟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

甘肅狗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披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

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觀變者尙多陝西提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口

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傅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予綺山精舍留詩僧壁子歸過訪亦不遇復緘詩寄予前詩云閃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遮頭衝細雨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後詩云蘭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萬蒲葉會面真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陬與水涯子明少擁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瓶罄幾于露處呼租吏日夜叩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四  
雅  
堂  
叢  
書

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屐厲鶴雛猜怪道山中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白氣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爲遼東副總兵驍悍口口口口口口因名祖鶴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爲李成梁所抑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卽吳平西也餘總



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嘻盛矣哉  
子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  
緝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  
塞蘆子一首未嘗不笑其謬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  
遠彌娥二城在朔方管內卽今之寧夏河套一帶張說  
爲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卽其地也蘆子  
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  
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渡河據蘆子爲中頓進薄靈武  
不十日可至二崱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爲往來必  
由之道時肅宗卽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  
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嚴攻取兩河我攻長安  
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慮其從崱函正道而來而不  
知由閒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  
何有於崱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其所不守所謂不  
意之師行無人之地襲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狡未  
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石騷動吐  
蕃生心自景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  
武藉以南蔽扼蘆關以抗思明秀嚴卽切守扶風以制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山賊與昆夷也此引之以證蘆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  
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  
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  
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  
河或名一統至末年皆以結髮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  
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天香閣隨筆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  
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乙巳  
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  
雙長五六寸許手頸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言  
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  
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  
投匿名書者懸詆其疵疑爲赤文夜半點卓卒百人圍  
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爲巡撫僞爲同年子  
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爲儀觀談吐嵩雅張公不之疑  
晉接甚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具書籍

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家青油轎傘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疊列左右其偽書遍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閱畢換封籍付之去若私書然其膽潑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土撫院土奇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五

粵雅堂叢書

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寧發至錫邑怒驛丞之見緩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偽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臯疆以進士令予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猶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臯疆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爲富人趙通節緩頰再三臯疆

遲迴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在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滄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脚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口口武進白土地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方聚衆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夏曰彼衆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也遂衝過吊橋數萬衆皆散走夏遠人生長邊方久更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同眺吟情遠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箇中撥動真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酉山人題畫詩也萬厯閒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

繡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  
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  
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曾  
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  
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  
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帖望育  
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帖望書義三篇  
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擲卷出帖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  
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數千首手自刪寫付  
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闕不  
示人將掩爲己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爲  
僧號牧其才與仲昭相頡頏親侍密雲爲其書記後仲  
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  
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  
款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跣趺雙足逸有時詩口一肩擔

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嘯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酌泉松際神俱朗  
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  
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佐塵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才窮暫覺新情少  
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  
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漠漠草毵毵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  
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爲王謝語呢喃

朱闌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雨鹿苑千門歸不二  
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偈參  
設道綵豪妨白業須知魯叟亦瞿曇

披裘帶索笑攜柑牛馬隨呼應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  
爲嵇爲阮亦堪三繫坏遁去今何敢挾筴游來舊已諳  
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鳳衰不礙苞成九  
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



醒來多少塵勞夢，斟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竅，拈來險韻似抽簪。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摧折雄心鬢髮鬢。旗鼓代興難借一，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咄咄書空聊鷄息，虛懸蓬矢號爲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爲態，愛殺南宮拜亦慙。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

天香閣隨筆卷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山村故事須粧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巒，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爲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酣。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蠶食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冗，苦來祇覺苦吟甘。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牀頭孰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是璞曾經楚別三。越水吳山容短缺，方言鳥語入叢談。

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齊著東風草木酣。琴咽水聲還五五，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歡如沸，粉黛叢中態若憨。笑我芒鞋無地駐，好窮雲逕叩松菴。

有客攜尊駐短驂，薇香笋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罰百，感時亦復鼓撾三。乍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劍鐔。

花開臺榭竹閒龕，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權甲帳，

黑口移石動丁男。傍潮拈出芙蓉九，觸地能口鳥嶼三。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還作住山談。

元駒白鳥智光涵，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懽場罽害馬，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朽三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謾說是江南。

趙世顛沙河道中詩云：靡蕪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衝泥滑，雞聲帶雨喧。野童蓑當被，草屋蓆爲門。忽覩汗尊飲，猶思古俗存。

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下鑿石爲洞，上鑄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淤，萬

歷戊子水嚙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澗水綠春風  
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信淨沈無  
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間榮辱  
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友人處見其詩  
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  
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花鳥偏于前輩好江  
山更有後人哀如冉琇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  
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巖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  
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翹兩可笑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主 國學雅堂叢書

繫麒麟如天涯掃空黃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回如  
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  
馬去牛來社稷空如魚潛童子歌鵲鳴幽人拜杜鵑如  
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  
以涕淚爲詩歌令千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自徵字君庸謨灞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二曲極  
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庸少  
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掉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  
得志而死妻張倩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貧常于寒

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闕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  
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  
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  
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  
西山人徐益筆子把玩不忍去手又出牛村袁文可君  
山雪霽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  
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王雙江邵  
繼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起興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主 國學雅堂叢書

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  
山陰殘雪在江暮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  
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卽古之清流關險阨爲南北要路地過  
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  
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閒道入始克之兩淮遂  
不能守萬歷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  
鎖神州雨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  
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足生蹇朝野嬉

恬士夫玩愒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  
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輦極力守禦城  
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  
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齋頭出其高祖夏滄先生畫卷花凡數  
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同時  
鄧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  
所贈長歌可知己夏滄先生神骨清曾騎獨鶴游赤城  
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岳飽元氣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  
楚畹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問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  
一枝兩藜開秋菊洛水還添步月魂女冠愛著朝天服  
縱橫偃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  
展卷忽令心眼開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  
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  
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定是羲皇自古懷直造無何有  
落日相尋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  
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鶴招搖再踏蓬萊顛

夏滄自題畫譜諸詩 乍雨乍晴風力微山花溪花渾  
欲飛急走南鄰覓酒伴日日看花醉不歸 太湖石畔  
草堂前昨夜新開粉牡丹露重曉寒扶不起一枝一倚  
赤闌干 直與宮梅絕後塵雪霜裏鬪花新流傳不  
用重題譜已有陳王賦洛神水 為有豔陽質不爭桃  
李芳最憐飄落處還襯舞衣香 分得猗蘭種春來自  
作花一清真徹骨偏稱野人家 梨花三月暮春水一  
帆高何處村醪熟輕舟且自操

江邑鄧欽文字徵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趾來歸鄧其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賜姓也詩做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  
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  
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宦游以至  
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  
撫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為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  
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  
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畫為奴□□  
有盤曲如蛛網□□橫拖學鼠鬚聞說三倉無此樣多



應變體趙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  
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  
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  
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朝詩搜訪不獲僅錄  
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  
清勁兼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  
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  
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浮烟淺蒼山溜影涼清言不歸  
去雲氣溼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五

學雅堂叢書

知是禪栖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申  
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崑憐樹靜景  
少覺情多遙憶空山裏秋風吹蔦蘿又有詩云鳥語異  
之異泐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煮山瓢  
水杯傳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  
董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鎗以石投之飯熟  
矣雪口口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  
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鶉鳩花雨韻翩翩  
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籽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

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人贈友  
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鶉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  
別爲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失傳矣特記  
于此後余閱揮塵閒談載贈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  
子子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顧况一別二  
十年人堪幾同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  
帝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五

學雅堂叢書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  
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問一寶  
真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  
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兼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  
百出共得四扇傳爲寶物後人求墓口口口口西溪索  
爲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爲牧齋索去  
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  
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  
爲尤里王逢又以爲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



用督師元吉曲爲和解始解甲聽命同室爭鬪何暇外侮財賦之地幾激大變可謂無策之甚黔驢之技口口口公然長驅直入矣蓋史公本承平之廉吏原非撥亂之奇才身離君側權奪奸手一死謝國不足深責矣萬元吉將赴滁陽上疏言臣以月朔力疾見朝祇候敕書關防八日于茲竟無實落頃聞揚州臨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相爭在兵素無紀律在民近更乖張總由地方有司不能先機安插遂致一城之隔民以兵爲賊死守不容兵以民爲畔環攻弗釋長此安窮兵民兩困卒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有寇至民必至於逼降兵必至於驚竄真今日莫大之憂也臣先期叱馭往爲極力開譬雖有愛民之心斷無銷兵之術就中調停惟是官兵駐札地方合先曉諭城外居民盡移城內空下房屋聽各將領派兵住宿嚴禁毀傷其蔬菜等項仍諭城內居民盡出城外有無貿易有司會同各將領戶相防護嚴禁搶掠如此設法自然民不苦兵兵不恨民臣前監軍楚蜀時行之甚效今日何獨不然伏乞皇上敕下撰文詞臣于臣敕書中備將此段開載俾有司將領凜承天語益加祇遵如有抗違

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爲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旣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競不已詠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爲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爲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崎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網繆之桑土口口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閒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



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  
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口口如故寇禍彌  
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  
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乘  
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先帝之怒誅殺方興  
宗社繼滅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  
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  
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此言任議不均其  
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卽不審勢之重  
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闔外  
之從違遙制使闔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  
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卽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  
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  
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旣渡河臣與閣  
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  
可口口口則都城始固旣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  
有盛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

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口然已有邪妄議之者  
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復  
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  
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  
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其  
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  
寇實著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晦  
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  
以爲後事之監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競不練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  
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  
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  
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則批荅宜  
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  
臾勿使頤指于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  
自清庶建闔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  
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閒再踵藏垢邊才久借  
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

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  
種自能再劫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  
痛改前轍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  
間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  
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篲著之側耀五采于瞽  
者之前子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  
千百年後同一發慨耳

安廬撫臣張亮奏復讎義不容緩歷陳可乘之機四且  
言臣西鄙人也兩任邊道口口口口雖無孤矢之長頗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知兵家之事自聞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  
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讎繫鬪賊  
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口口口口之痛憾臣即  
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  
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  
何異祖述晉元南渡無志中原述進說曰晉室之亂非  
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  
發威命將使若逃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  
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逃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

南歸附錫趙屏息使亮如逃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  
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口口西北而士雅之勳名未  
必不與之匹敵也况撫臣名位高子軍諮祭酒手握重  
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  
曜真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  
志友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  
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變也諸公才氣皆  
足以辦賊而庸奴當壁奸相當軸腐儒富閫天實爲之  
謂之何哉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  
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  
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爲東門外周家場人  
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子知之十年後往叩菴  
僧菴僧因引予登其冢揖之

天啓時南直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  
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  
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个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

通過得官做

殷陽夏頴陽詩話有云初至頴上見梅生變友便面詩云夕陽西下魯王宮翦翦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疊憶孔融俄見隔林口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題曰堯州道上作款曰溼庵寄興豪邁書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曰此固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泗間所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三尺許細紫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爲庚辰

天香閣隨筆卷二

善  
粵雅堂叢書

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固已紙貴長安之語則溼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入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嚀及出堂曹然耳民有不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爲隆武禮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閒歸家曰吾家何在口口口口此卽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

漫然爲之者

閩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廢隱和尚因歸闕開堂說法隆武卽位謀相于衆僉曰無相宦官輩舉石浪且曰非和尚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爲宰相後行視城郭爲大統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爲相稱林太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衆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爲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

天香閣隨筆卷二

善  
粵雅堂叢書

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芾以善書徵爲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問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僉憲卽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閒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爲一編未逮也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爲口求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愚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



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爲口解嘲而口借撫爲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口攻轉急國臣曰我不當縋城出擊以怒口也果爾則必使口任意攻打我拱手以萊授口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國臣之撫乎當孔子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口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已順孔子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口誑言而開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圍口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爲之解曰吳橋墩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僞報盈廷集議必以一紙賢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諷至尊淆亂國是送封疆而戕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澗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

水一灣爲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

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裏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

龕下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爲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報常口占句云慚愧沈埋鄭子真出山一步卽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口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天香閣隨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書事七則

續編卷第十七

宜興陳貞慧定生著

書事七則起自甲子至癸巳三十年矣彈指陳胸胸  
况夢寐又如昨日事也而陵谷屢遷有史傳所不勝  
書占區區聚散存沒之感又不足道嗚呼士生其間  
何多不幸歟合而識之知子所感者多矣况乎書不  
盡言者哉甲午冬十一月陽羨陳貞慧定生識

書事七則此子通家陳定生遡甲子至癸巳填膺  
裂首不能終鬱諸胸中從幽憂寂歷時私書之者  
也嗟嗟七事非不肖所目親亦所確聞七事中人  
非所師所友亦所欣慕嗟惜顧或有臆見紛劃初  
不謂然而今始謂然亦有今猶謂未盡然而終不  
謂大不然者胭脂井闌賞心亭下木綿菴空擊老  
奴曲江池難呼先鬼統稽前後局略如檣傾楫折  
而猶錮長年伏枕慨慨而尙揮扇鵲向夕陽疎雨  
臆陰篷底閱之正恐河山易毀此情終遺割不去  
耳乙未六月下旬年家衲米識

原名薛宋

書甲子會推

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一

世楷堂藏板

天啓甲子冬十月貞慧侍先子于燕中時葉文忠已  
去國趙忠毅為太宰高忠憲為總憲先子語及時事  
每有憂色歎曰璫勢愈熾去漢熹平間不遠矣未幾  
忠毅忠憲同日解職先子時以少宰攝部事推部院  
大臣輔臣顧秉謙面語璫所屬意某某以利害相恐  
嚇先子正色拒之曰某知有宗社而已遑恤其他疏  
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璫怒以所推為高邑私  
人坐大不敬首削先子籍及佐憲楊公漣左公光斗  
時漏下一鼓先子曰吾固知有今日矣無何御史李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二

二

世楷堂藏板

公仲達來握手太息曰師行得矣秋葉幾何疾風愈  
甚奈何擬疏爭先子曰無庸也務勉之獨我乎而其  
疑子也又甚于我侍御灑淚別去明日繆西溪太史  
一蹇乘筮楚來曰此行蟒玉加榮矣攜壺榼送之郊  
外浮白酣喉語無所避或謂公得無有耳而目之者  
公曰丈夫卽死死分耳吾腹有丹者在且吾髮種種  
生詎幾而愛之耶嗟乎繆公之談笑仲達之黯然友  
誼千載可見若夫諸君子被璫禍本末次第國史書  
之天下知之矣

先是甲子春予有家難高忠憲素重先君力救之羣孝廉諸生日子父子為東林餘孽顧猶未敢頌

言攻東林也入夏赴試金陵時則傅鄒互訐之禍移而入閣部天子之威斷不伸于一瑞甚而小瑞

敢于圍葉文忠私宅敢於擊斃萬工郎秦淮水榭匆匆草草無復生氣是冬在東林隣園中見邸報

一日而盡逐銓憲大堂吏垣河南道七八人皆正人也登小艇失足墮水中幾死歸與先刑部欽欵

相對嗟予今日述此何異迎文氏自敘往劫種種

紀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附識

世楷堂 藏板

書江陵武陵先後奪情事

神宗丁丑張江陵相奪情時抗疏者趙公用賢鄒公元標沈公懋學崇禎戊寅楊武陵相奪情宣城沈壽民徵君首攻之繼者劉同升修撰趙士春編修壽民君典從孫趙則定字孫而劉又南臯同邑也後先數十年間奪情同爭奪情者邑里同而張與楊又楚人同亦奇矣江陵天資慘礖其氣力足以挾持天下實為我朝才相非武陵者比今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

稱江陵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嗚呼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為無才乎

先後巧合大是異事江陵在當日不可謂之無功然其馭敵制寇稍稍就緒者前有華亭新鄭築其

基後有蒲州吳門湊其局耳江陵有一長處寧廢其人多用其策所以成功然其媼馮保壞科場令

甲百口莫辯況後日人品更污于江陵者乎武陵不能容盧九台而江陵能用戚南塘此亦執政升

降之大局也 附識 紀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附識

世楷堂 藏板

書甲申南中事

崇禎甲申之三月變甚於唐之廣明元年以事起非常道路之口驚傳不一其時村墟積雨人跡罕至而吾宜又當僻壤北來實耗無從得之然心日怛怛終不敢以草莽賤士置君國不問也隨于四月初八日從淫潦中策蹇至南京越一日盧進士象觀至各各問訊而道路所傳猶之村墟僻壤云大司馬史公可法正前一日督師渡江益怛怛不釋時大宗伯為姜公曰廣婁公為先世門下士余遙叩之所聞猶之道



路也益怛怛是日蕪湖沈文學士柱至相與流涕久之既又聞南中諸大老每集議事堂惟相向攢眉竟日無一語或仰視屋之杲愚咄嗟而已問曰事如不可知將奈何競以靴尖蹴地作歎息聲各各散去以為常益怛怛再日余又遙見姜公姜公見余握手喜曰有一佳訊昨史公書來云上已航海而南東宮亦間道出矣出司馬札示余余時喜不勝告之沈子盧子不一日而北中逃亡者踉蹌至云上于三月十九日自經媒山繼至者亦云田夫野老無不巷哭罷市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者至十七日傳北中一大老止一僕麻膝徒步進道濟門來問之則舊輔臣魏炤乘也魏亦先世門下士余卽往訊之曰信言死事者歷歷可數再欲詳其顛末曰余亦倉皇出都門外多得之道路云時南中諸大老畢來問訊始得其實而上之自經已幾一月矣盧子沈子與余大慟失聲約曰世事至此吾輩卽死死無益仁人志士海內自不乏吾輩不死當圖其所以不死者言已盧子沈子與余各散去當其時司馬宗伯方謀迎立實遲疑未決也而鳳泗巡撫馬士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人尤蠢不特邪人自就死地正人亦全無成局馬  
貴陽一朱异耳高傑為妄動之李全黃得功為無  
援之韓岳左良玉為無門第之王敦而臨春結綺  
中擁一不識字之叔寶桃葉山前韓擒虎青驄馬  
又誰沮之阮大鍼入浙盼盼為焚若水而竟為宰  
嚄嗟嗟乙酉春南都是何局勢而諸生問擬題廢  
紳營薦本何烏衣諸郎之多也附識

防亂公揭本末

崇禎戊寅吳次尾有留都防亂一揭公討阮大鍼大

由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七

世楷堂藏板

鍼以黨崔魏論城旦罪暴於天下其時氣魄尙能奔  
走四方士南中當事多與游實上下其手陰持其柁  
喝焉次尾憤其附逆也而鳴騶坐與偃蹇如故士大  
夫繼繼爭寄腹以為良心道喪一日言於顧子方杲  
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為南都除此大惑兩人先後  
過余言所以余曰鍼罪無籍搨士大夫與交通者雖  
未盡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點破如贅  
癰糞澗爭思決之為快未必於人心無補次尾燈下  
隨削一藁子方毅然首唱飛馳數函毘陵為張二無

金沙為周仲馭雲間為陳臥子吳門為楊維斗浙則  
二馮司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爾止仲馭  
臥子極嘆此舉為仁者之勇獨維斗報書以鍼不燃  
之灰無俟衆溺如吾鄉逐顧秉謙呂純如故事在鄉  
攻一鄉此輩容無所托足矣子方因與反覆辨論有  
書書不載時上江有以此舉達之御史成公勇成公  
曰吾職掌事也將據揭上聞會楊與顧之辨未已同  
室之內起而相牙揚遲留不發事稍稍露矣阮心此  
事仲馭主之然始謀也絕不有仲馭者而鍼以書來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八

世楷堂藏板

書且哀仲馭不啓視就使者焚之鍼銜之刻骨揚發  
而南中始鯁鯁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志語曰逆  
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者亦裹足與絕鍼氣愈沮  
心愈恨未幾成御史以論楊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  
鍼遂有酬誣瑣言一揭語雖鶻起中實狼驚至已卯  
竄跡荆溪相君幕中酒闌歌邊襟解纓絕輒絮語貞  
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向相君泣大  
鍼身雖在陽羨山中乎而所以窺伺吾輩者益急無  
有問青溪道上察子往來如織時子寓宋憲副園中

同人枉顧鉞多為相圖也且憐且恚且志鉞歸潛跡南門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馬馳突廬兒息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然鉞腐心咋齒日夜思所以整吾輩謀翻局特未有路耳居無何荆溪再召竊心喜鉞得聞矣幸天子明聖堅持其局不變議隨起隨滅無何甲申宏光事起鉞曰此奇貨可居也竄緣官兵部尚書以迎立首謀福邸舊案將盡殺天下酬所不快下周公鏞雷公演祚於獄發其端時語所親曰吾五六年來三尺童子見阮大鉞名姓輒詈而唾者非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藏板

若若耶若知有今日以揚中最切齒者十人列之上曰此擁戴潞藩以圖不逞者又造為十八羅漢七十二金剛之目曰此其羽翼者如王紹徽點將錄故事一網殺之貴陽馬相曰大事方定如此人心不安姑緩之是時也予適以先人卹典留南中且逆知鉞之眈眈余也以周雷在繫且夕勞問或謂余且遜謝亡去予歎曰禍已成無益况友在難何忍去益且夕二公自若鉞日夜中之莫可解矣一日持余僕至鎮撫誣予為仲馭打點且云仲馭以五百金賄都御史郭

公維經將井中郭甲申九月十四日兩旂尉至余寓踪跡余所與仲馭往來書札無所得因出一票但問曰駕上來駕上來數十人蜂擁予去時河南侯子適至為予倉皇出兼金付錢君禧代請問而為求拔於練少司馬時漏已下司馬馳詣貴陽曰書生何罪必欲死之耶貴陽曰非我意出圓老練曰其先人清德重望至今思之未忘當十世宥者奈何即殺其後人馬相默然顧視燭影移時曰拘之司敗何如練不荅既曰遣之出境去何如練謝而退時舊錦衣劉僑者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卷第十七

十

世楷堂藏板

亦在南中致書鎮撫馮大意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後來必有公論吾衙門久且年老閱歷多紀綱門達可鑿也馮亦遲迴者久之而王相國鐸亦書至鎮撫遂不得周內乃於十五晚拘予私衙具五毒皂衣圍牌縱橫勢張甚馮作色曰汝何故在京為周鏞打點予不為動徐曰某書生也不任打點於周某實為兒女親患難中忍不一顧馮曰汝有家人口供以一單示有送銀郭都御史一款予曰無論周某素以名節自愛非行賄者郭老先生清廉矯矯居官



正直南中無不聞豈受賄者馮曰汝何得交郭公子  
曰某之得交郭公以先世有舊耳非因周也馮又佯  
作色曰此事不小然終無所鍛鍊云初見其拘票首  
子次吳應箕次仲馭弟周鏞吳與馮有舊先密以意  
示梅錦衣惠連得免其傳牘有云此輩夜聚曉散踪  
跡詭秘以無實跡姑發回原籍嗚呼甚哉阮以快快

不快所願曰俟我巡視地方未晚其時逮御史黃樹  
明年乙酉逮督撫袁繼成輔臣吳姓逮宗室朱容藩  
又逮御史左光先逮翰林陳名夏逮諸生沈壽民張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自烈沈士柱逮大司農侯恂泊其子方域方夏逮副

都御史金光辰諸君子凡號為清流者惴惴懼重足  
立矣四月左帥良玉衷甲東下意靖君側至九江南

都震恐鉞以為雷周所搆不除之為內應不已詣貴  
陽基指薄暮往語至達旦飛片紙賜死矣屬有飛霜

之異諸不靖者尙借為風雨尋有五月初八日之事  
清流之禍遂獨中於雷周二公而國事不忍言矣嗚

呼

丙戌八月阮大鍼渡仙霞嶺白日忽紫漆燈欲逼

騁術不能前空中間有兵戈劍戟聲鏗鉤浴鐵如  
百萬怒雷大鍼馬上嘍哨連呼僥我僥我不逾時  
馬驚墜深谷中肢體糜潰以死僕從隱隱見穿紅  
袍者二人綠袍者一人綠袍為介公紅為仲馭本  
侯云 附記

阮司馬大鍼之先世督部公諱鶚者子高祖方山  
公嘉靖甲午同年也其家故多博雅士如大鍼之

叔自華尤奧異然子初不識之崇禎癸酉冬姚子  
長先生赴南掌院任晤間談及大鍼所填詞曲十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錯認春燈謎子因從錢兵部其若索觀之曰事間

有敗于激者若大鍼此曲乃思自瀚非思翻局前  
一挺而走險過其攀附正人之一綫而明為仇敵

號召黨羽濟以譎險天下事去矣其若與張二無  
諸公皆以子言為平甲戌春大鍼忽持年家弟刺

過子一見傾倒秋獻手抱子兒繼貞稱六世兄弟  
子雖訝之而心憐其夙游趙忠毅廡下抑丁艱在

魏闕未橫前或非渠首何必峻拒反深其毒往登  
拜之即牽留張筵出童子演春燈謎酒間娓娓自

訴吾與孔時仲達厚他人交搆致罹黑冤十錯認  
所以自雪本情冀公等炤覆益耳子乘醉應曰世  
間錯固不止十但保公自家不錯何患人錯昔人  
誤答一轉語墮野狐身而後賢解之曰輾轉不錯  
復是何物願公從此實之為國家起見勿生仇恨  
也自是又十餘年而兩都大變大鉞托彭天錫相  
謝因相招阮鬍已蟒玉執權薛子來大者侍從小  
者編摩京堂太史惟所命之以報人棄我取之德  
不亦快乎予答天錫吾不復以一字復阮鬍但為

唐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圭

世楷堂  
藏板

語鬍前此猶是從井救人今日乃是李代桃僵此  
時何時而猶以腐鼠相嚇哉今日見定生所敘述  
益服數君先見而子與維斗終是寬一著然據子  
無著本懷覺一切原無定相若使駕馭得宜安知  
鄭貴妃不能脫簪魏奄不能帖息掃除役一扶之  
一挫之遂至于此天下事豈獨中原官府不宜異

同也

附識

附錄韻石齋筆談崇禎末年不惟文氣蕪弱  
卽新聲詞曲亦皆靡靡亡國之音阮圓海所

度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梅牟尼合諸樂府音  
調猗旒情文宛轉而憑虛鑿空半是無根之  
謊殊鮮博大雄豪之致楊仲修見周藩樂器  
因創為提琴哀絃促柱佐以簫管童子以曼  
聲和歌纏綿淒楚如泣如訴聽之使人神怡  
不能自己聲音之道關乎氣運豈曰偶然

池北偶談金陵八十老人丁繼之常與子遊  
祖堂寺恐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  
處也阮避人于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圭

世楷堂  
藏板

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  
為常燕子箋雙金梅獅子賺諸傳奇皆成于  
此所知錄曰大鉞既降 本朝在營中諸公  
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否大鉞卽起  
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書癸巳毘陵事

余自甲申乙酉屏處荒村荆棘之息延及五載自戊  
子四月始入城又四載為癸巳春一至毘陵俱以難  
故時居毘陵久毘陵故孔道其邑之士大夫頗樂與

賢士大夫交非若吾邑士大夫借地僻得文其固陋者其時有澹上人從匡廬來肩瓢笠日托鉢于市余同楊逢玉訪于太初庵清苦倍于他僧蓋學道而有得者私心慕好之既遇楚黃萬子既又遇東魯耿子二子于澹上人有夙昔歡一為同年生數人相見欵欵以為隔世先時黃六湛館于楊靜山與余間日一杯酒于逢玉家中時言數君子之為人數君子雅相善也又善子子亦雅善數君子也遂與數君子晨夕無間云一日莊子爾定治齋於楊組玉園飯數君子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五

世楷堂  
藏板

言諸君子捐軀絕脰者已半月因歎向日組玉園中一聚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嗟乎諸君子之死果死耶而余之不死其果不死也耶他日不能無死死何以見諸君子地下因書其事以語澹師六湛逢玉欲伯頗憶組玉園中一飯否

回首茲事黯然銷魂淡師元度倦游久矣乃無端而聚頭磕膝致貽斯禍若論世事自貽伊感若論法事沮人道心乃未幾而又有秦吳等禍所謂驢事未盡馬事又來可歎也

附米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六

世楷堂  
藏板

華吏部允誠以戊子四月死姪孫尙濂年十八易姓名從行死之是日僕薛成亦死之十八日吏部檄還僕朱孝痛主不屈又死之嗟夫二僕者非有誦詩說書之素倉卒頓沛之際甘死如飴亦達其一念所不容已者而已今世風日下求所以勸忠于士大夫之流亦不可得然如二僕者又何以稱焉噫此豈人奴也哉抑吏部實有以風之也夫後六年癸巳而有耿戶部僕死事更烈詳見方太史錄中



嗟乎鳳起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所謂貌姑射之神人也其姪孫二僕當亦不食烟火與公偕來借遣者矣嗟乎二十餘年通籍十年吏部而其家無曳紈綺豪僕此余所熟識者毋論其餘附識

書周季子事後

余與仲馭交最久酒間時一見其弟季終坐無一言疑為張留侯如婦人女子既遇於白門嗜酒色任俠自喜異之既遇于里中慷慨大言言天下事數妮媿至古今成敗奮袂起益異之蓋人之不可測如此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七

世楷堂藏板

今獲見其死事本末斧鑕鼎鑊一以談笑處之將古所謂從容就義者非與余真不敢謂季今人也己人固不可測如此乎初季無知者以仲故既而倜儻使氣人爭疾之謂季妄人妄人甚者如仇今無論賢否踈戚稱道之如一因歎世人率無志使有志而獲遂盡如季余又安得盡測之又安計流俗之為譽為毀耶

子不識周季子而識仲馭仲馭之死固別有機奔即使果不肯立福王亦可謂負卓識者矣仲馭若

彼季子可知抑出自定生紀述使酒罵坐談笑就刑中季子在焉呼之或出附識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 卷第十七

六

世楷堂藏板

書事七則跋

定生書事七則意致衰颯百感茫然史叟釣磯竟叔  
歸潛上下千古同茲恍惚而米堆山人評語旁見側  
出尤為生面別開因並錄之以成兩美山人為毘陵  
薛刺史諧孟後為僧于鄧尉亦魚山浮山之施亞也  
癸卯孟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中梓爰琴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書事七則跋  
卷第十七

九

世楷堂  
藏板

明遺民著

謏聞續筆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謏聞續筆提要

明道民著姓氏不可考凡四卷謏聞而曰續筆未  
識初筆安在也書中述闖賊事纂詳頗有為明史  
流賊傳所未及者即隆武紹武二帝記載亦不略  
他如偽先帝偽皇后偽太子等亦皆本末源流察  
然具備所載雖聞有與他書相出入然野史傳聞  
不能盡確匪獨此書為然取其大致之近實可也

盧氏牛金星者丙子舉人以按臣糾劾除名與邑醫高綱素為賊得以習親李介  
金星於自成星大言曰若欲終為賊則無所事我若有大志當從我言因為董策  
至掠城中原收人心云云自成奇其辯留帳中與謀議無何私歸竊妻于宗人執  
首官坐斬後得減死聞自成出河南往見自成大喜偽署弘文館學士倡言大軍所  
至百姓給復一年軍士領餉外預給三月所出傳示有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人如  
淫我母之語於是人心煽動望風瓦解皆金星之謀也至垣冀傳檄有云君非其時  
孤立而踴竄恒多臣盡行私比周而公忠絕少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權宗  
紳閭閻之脂膏立盡公卿皆肉食執棒而倚為腹心宦官悉說讒犬豚而得其耳目  
欲因繫繫士無報禮之心征欲重人有借亡之恨云云金星復疏達通政略云臣  
自面書生甫得一策有何情事而按臣信讒必欲殺臣無家可歸自成初所過焚掠  
自臣入軍諭以仁義師之所過城郭墓塚倉庫不改皇上誠能翻然改絃別用一番  
賢能臣猶得守皇上固有之土地未敢之人民全而歸之皇上是皇上有臣臣不負  
賢能臣猶得守皇上固有之土地未敢之人民全而歸之皇上是皇上有臣臣不負

皇上也疏入廷臣震駭時賊已借號秦晉諸士紳顯然為用至以公書入長安指斥  
朝廷誦賊功德毫無忌憚甚與廉賊真異變也

紀魏舉人李岩初名信真廟時大司馬精白子也性倜儻嘗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  
之爭稱李公子精白愈賞也士大夫羞與伍信恒以為憾因亂請之督府捍衛鄉里  
權宜竊兵柄以報其私托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為通賊令亦忌其市名得眾執而  
錮之賊民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何可坐視乃殺令破械出之遂歸自成改名岩  
偽署制將軍用事

甲申正月賊由河津渡廣武太原平陽相繼陷沒上命輔臣李建泰視師以二十  
六日出京先一日風霾晝昏居期開霽士庶歡呼乃建泰所乘輿抵朝門而竿忽斷  
其從役曰此報捷之徵也然識者知其不祥矣上御殿輔臣受命奉高方劍由御道  
出上親餞于正陽門樓閣部大臣陪宴百官拜道左宴畢輔臣服所賜介冑辭上手  
金爵勸觴者三曰寇勢猖獗先生朕股肱朕非欲先生躬冒矢石但為朕收拾人心  
耳輔臣出門外騎而行上冕埤垧目送之奏軍中樂而還諸輔送至表忠祠時建泰  
行惟自募健兒數百人及三大營十騎送至境上此外無一兵也翌日上召戶兵二

部衛曰輔臣之行非不得已卿等當力為接應毋遂置不問戶部倪元璐對曰臣已  
檄催某若約若干留其有糧若干矣兵部張楷彥曰已檄某某星赴軍前曉諭違矣  
上曰定有是數耶姑檄催以塞責那能檄至輒應不候軍糧否二臣無以對輔臣亦  
屢疏求贖上嚴旨責然無濟于用也

賊既以詐術愚民倡為揭關王不假糧之謠民定其愚聞城迎之聞官軍至反拒守  
建泰至東光不得入乃遣數十騎易賊號招令語令開門入鼓樂迎導設宴甚盛  
建泰誅令及紳士十數人二月初至真定候師某賊已突至輔臣被掠京師猶不知  
也

賊分三路入犯一由真定知府與中軍應之緝殺徐換一由宣大走居庸阪降內監  
迎降緝殺未換一由邊外柳溝自陵後直抵昌平人心惶惶無固志兵部張楷彥  
檄撥十二人出探無一返者上日召閣部大臣議盛廷紛然有獻南遷之策者有為  
日月雙懸之說者出先有議招山東義旅調狼兵土師者有議借餉於閩粵議  
勸募於江浙者大約見事勢危急咸迂闊其詞以塞責或欲借題遠去以自全茫無  
着數可恃也簡討汪公偉語閣臣宜急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而

都中城守文臣自宰執而下武臣自公侯而下內臣自印廠而下各率子弟分汛嚴  
防城中百姓家自為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游巡以待勤王之舉閣臣魏藻德曰  
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舍安就危誰肯為耶僕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  
以一刻即見志得身先之崇德微笑曰尚早尚早格不行汪公憤歎而已

凡邊勁賊賊至無降獨榆林多忠義其戮則集軍夏亦固守不下予友馬興之獻因  
故大將軍世龍子也以大金吾丁內艱歸躬率家將從丁履食城頭晝夜拒守賊百  
計攻圍每被挫向情甚既得京師乃悉秦中甲往攻外援絕力竭城陷興之兄弟  
死於城頭賊令盡拘其家屬赴京將甘心焉至西安遇賊敗而免榆林王公定大將  
軍威之子也賊守時殺賊頗多城陷出塞入西虜部中以免提督馬興之至宇武為夫  
帥周公過吉所太拙賊言自用兵以來未有此劫故屠戮最慘起就無留者乃知  
未嘗無材如周公者雖白何讓焉其夫人亦錦繡繡旗流亞也帳下健兒同心誓死  
無一律脫者何滅田橫五百義士孤軍無援聽其自戕自守有存自亡如秦越然樞  
督之罪通天矣



為襄城李國棟故統稔稍解軍能為優俳之戲虛情負氣大言不慚初交事時  
言練六十君子營以備緩急寔空言耳賊抵近畿乃議城守國棟知營中虛無  
揚言曰無登陴勞我軍侯賊至迎戰費勇穢之耳十三日賊至昌平傳者猶云崇兵  
索餉當事猶疑信相半十五日閣臣猶試館議十六日東宮猶日謂是日始議守城  
而國棟所領所練以一人派五塚口猶不足參以內員二千守之城上炮聲不絕軍  
士登城自朝至日晨尚愕腹以司餉官索常例未遂不時給也長源汪公慶之捐五  
十金為倡約諸同鄉各捐貨市餅餌以供城西之守者而各城效之嗚呼司餉者肉  
豈足食耶

自十五演砲後嗣是晝夜不絕聲寔未嘗擊殺一賊蓋賊每以零騎三五環城而馳  
以當我城上見之即發砲砲未發烟必先出賊則下馬伏溝壑或墟墓間避之聲止  
復起揚鞭擲槍我軍墜其衝中無如何也時徵邊師勤王無一至者而所遣擊賊之  
京營副將王永胤已為賊用公然坐草比指揮攻城鎗彈之及于西四牌樓者如五  
如鎗屢瓦皆穿十八日午賊已破彰義門入關廟肆殺擄而城中猶未知也

先是上遣中官杜欽監大同軍人倖歿死於賊上為下詔褒卹贈蔭加等而欽實已  
捷聞續平

降賊為前驅十八日賊抵齊化門下云有機密上聞之入見不知作何語而社稷  
存亡於是判矣痛哉痛哉先是國棟與上有密約脫不測以六十義勇護上南幸是  
夕漏下數刻上微服乘騎御馬監臣王公水恩從至前門寬圍棟不可得至齊化門  
欲出不得適嘉定伯周金家閩人以宴客解至成國米純臣家以就解辭蓋皆不知  
為上也上款敵流涕還宮適皇后自盡手及皇女斫其臂遂至煤山以身殉矣水恩  
從之痛哉此變後老監為予言者  
十九日早宣傳駕已南幸百官相約入朝請上御門以安衆心既而日已早食殿上  
寂無人聲時周公亮工初授臺中乃約同官往候閣則輔臣五人咸在諸公曰事勢  
急各官俱有巡守責今駕久不出奈何輔臣曰且歸辦事俟召對可也於是皆退至  
左掖門宮嬪各旁倉皇四出莫知其故周公歸誅書一牌云適在朝知總兵吳三桂  
統兵三十萬已抵近郊御前發銀十萬犒賊賊不日成禽云云遣人持呼以安民心  
行未里許前門已開賊騎紛馳而上而從德勝門入之賊亦馳馬城頭守城內賊紛紛自投而  
下矣賊入城未知先帝所在大索城中至二十一日始於煤山下得屍俾聞披髮覆面白髮中  
車上書朕得非祖宗不敢衣冠見前人於地下又有百官可殺百姓不可傷之語賊且殺焚與

皇后梓宮同停東華門外奈蓬下兵部主事劉養身糾頭喪次哭臨三日而去  
京師長班最為奸惡平日結黨販賣勞比結紳者皆此輩也賊入爭往投用賊即遣  
報各官之潛匿者每報一名給賞五十元其勢要衙門素與官通付得賂者往往遣  
官於家而盡有其室愛妻寵婢充此輩下陳矣至於冷曹閑署素無所得則以投首  
邀賞轉相告語騙索如虎甘心從賊之德即報職名且虛懸赴賊之史政兵政聽賊  
選用而不肯從賊者即與經手錢糧盤費汚有名各官同受夫枉號呼不絕於耳插  
楚不絕于口白馬清流千古同慘矣

方城之時予在周公寓歸而賊已據予室蓋予所居為金陵會館屋宇高敞最稱日  
也予乃投浣花庵園自對而為老僧友翁所覺持不得死遂為予割髮二十一日聞  
梓宮停東華門外將往奔突已為賊所執押見偽國公劉宗敏宗敏與閣賊為弟兄  
征最用事而出身缺匪性最慘刻時居田皇親宅中聽事數處丹堦廣斥刑夾囊囊  
塞滿無下足處宗敏見予僧服已大怒因簡長班所報曰汝能寫作乎曰武人不解  
寫作能弓馬乎予曰南人不會弓馬益大怒即欲刑矣而階下無餘隙乃發後營張  
姓賊將處令連比千鈞予時才身僧舍寓館已為賊據即衣履書藉不可問何從得

捷聞續平

金乃被丙夾禁一室以四步賊兩馬賊監之後賊輔牛金星聞諸將賊比狀入言  
於閣閣馳入宗敏見被夾數百人度不能容至充塞街衢稍稍詰詐令行審釋適  
是日五城解夾棍五百副鑄鑄閱取封之不許用而予以在後營被禁如故  
賊既得京師以為天下傳檄可定一時名流從之如歸賊皆錄用改六部為六政府  
翰林院為弘文院給事中為諫議大夫御史為直指使諸守巡各道為防禦使府曰  
尹州曰牧縣曰令悉以從賊諸人為之揚揚道上聞棍騎喧恬不為恥誦功稱德無  
所不至至有出示道衢云皇上伐某安民救爾等予水火云云復有先朝鼎甲得授弘  
文與他衙門爭體統者而宗敏一用事旗鼓諸公爭往投刺或稱門下或稱晚學或  
用手本蠅頭小字低俸跪拜皆名下士也  
先是三月十六定更後有兩中宮從數十騎手捧黃傘篋至前門令開門云奉勅往  
守良溪後一小角與復數騎從之欲出時職方司劉若宜守門曰夜深賊在近郊誰  
敢開門即有勅何從辨真偽其前導內臣乃啟篋出駕帖以示云內官監大監某可  
星馳良溪一帶皆催振勤兵馬即刺出城下復一篋則秘不肯啟云別有密旨乃啟  
門者與至若宜舉燭視之中官喝曰毋舉燭見有戎服坐輿中以兩手據鞍而身

倚於後不觀其面咸以為高上南幸兵後乃知為東宮也東宮既至滿與賊遇蓋賊所遣偽將軍孟姓者由真保直趨良派東宮所從皆內臣跡既易辨而賊勢浩人民聞無敢逆者遂獻出送至京東宮見聞痛哭再拜賊亦答拜曰勿憂當封汝東宮曰但使宗祀不斬他何計焉自是隨聞居宮中而永定二王為宗敬所得居其家後賊自關門賊錄東宮還害於通州之東門城下此賊中人所言也

牛金星為賊置策以四月十五卯天十七傳位先十日演禮於別殿賊拜起急遽臺無成儀為賊告曰故事拜起聽引禮者為節請習之每唱一字引聲是定約二刻詠賊大怒褫衣脫冕戕手而言曰我馬上天子耳何用禮為徑去至光祿署中看庖人軍鈔以手撮而食之郊事遂不行沐猴而冠信然

薛所臨既降賊為其祭酒考諸生首題厚也高也次題滋中國而換四夷也一生破云地天交泰聖人所以大一統也所極大喜取第一  
庶常張嘉玉東莞人上書於賊稱明庶吉士今侍賓張某上書大順皇帝君云師臣者幸有臣方玉願陛下為古之帝王母為後世庸主某今請為駕不能為臣也又云黃道周劉宗周等急當為明尊顯之而不第為明尊顯之也范景文周鳳翔等急當

為明復節之而不第為明復節之也陳名夏周鍾等亟當為明諫用之而不第為明諫用之也專黃道周等而天下知陛下之明復范景文等而天下知陛下之義用陳名夏等而天下知陛下之仁書數千言大約於強強之中寫諷誦之意復上書牛金星亦名同既見賊長揖不拜賊命縛至松棚下令飽其飲食必稱臣乃釋之嘉玉意中變獲授授弘文院以前二書刊刻遞送諸同輩極口揚揚有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桀德等語嘉玉歸東莞復為陸武守晉伯齡永慶時加兵部日與清戰聞復兵敗死之宗族死者十餘人是時城門外即清兵而東莞終未之降

賊好以術籠人小民無知為所愚既下太原檄州郡云予祖建文帝之孽子也辟難易姓今天命復集運于故物土地百姓我之土地百姓也文武諸臣我之臣子也各安職業無得發畏人雖知為偽猶以為取名近正愈樂從之既得京師大肆淫掠雖出示禁止然群黨踴躍本無情理有以奸淫訴者即將本夫與奸夫同斬去婦手足兩乳及頰上肉倒懸之血自口滴如注數日猶不得死見者慘慄無敢復訴兵士十餘萬雜居民間飲食芻粟皆取辦焉暴虐不可堪忍而其甚者陽為和好送翁姬則結為乾父乾母遇等夷則呼為兄弟姊妹出入卧榻毫無禁忌室中之藏無不具知

及去之日靡捲而去綠墨不留曰借作盤費耳他日相逢仍是親眷也其狡詐如此吳三桂先帝末年受吳國之封鎮山海後以寇急廷議盡棄關外地今與逸撫恭公玉田散兵入畫關而守得專力辦寇賊得京師召三桂至承平問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繫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忘耳乃率兵還知賊必見這一路盡驅居民塞井夷邑曰此地皆戰場也時既無關外地九王已統所部牧馬關下將侯秋高取關而關賊聞桂歸不謀於袁率兵追之桂念腹背受敵勢不得全乃與清師約云從吾言并力擊賊吾取北京歸汝不從吾言等死耳請決一戰問所欲曰毋傷百姓毋犯陵寢訪東宮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黃河為界通南北好清師許之鑽刀說誓而以兵若不助桂擊賊

賊欲連桂全爭之曰不可我新得京師人心震盪彼必不敢輕動亟即真而頒爵賞示激勸偏師往擊未晚也賊軍師宋獻策者長不及三尺稱宋矮子嘗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賊大悅以其形狀與兵藉以惑人呼為軍師初犯關時獻言曰若十九日天氣晴明則國運未盡急退軍去若微陰欲雨者城可破也屆期果微陰而城破賊益重之至是亦語賊曰數不宜戰戰則當速敗二十餘傳從金星言可無慮賊

不從以四月十二日薄暮自率所部出阜成門誘賊以得京城不獲府賞咸離心一路居民逃徙并憲俱廢索食不得兼程而進困敵殊甚至順義與吳過吳入城中賊驗甚曰北彈丸者不足當京師一角用銳尖踢倒耳今苟食而後攻諸賊悉解散即甲揀採汲囊毫無樂備忽城門四開胡服突騎四出攻擊賊出不意四散倉卒無持尺刀隻箭者連大潰先是內府監局所收孟甲弓矢鞍仗等物三百年來不啻山積賊悉取之以給其下故軍容最盛至是步兵統五十萬實合哨擊亦不下二十萬逃散一空所棄甲仗高如山阜賊氣索不復振而宗敬等亦怨其不領前賞率所部竟歸關中賊以二十五日還京蓋人馬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馬羸于羊人冊於鬼不成軍矣賊既還悉取城頭及各營諸神器大樂運入皇城欲縱火也步賊之僅存者盡遣西歸謀于五月朔即偽位安人心而後去繼聞吳軍已逼遂於二十九日草草僭立以示彈壓而三十日遂遁矣

先二日令各營查有鴻鵠錦衣兩衙門官各令報名還原職供事賊之監于者來取職名于曰吳死四十日今視顏何袍窄拘禁聽死生之耳三十日卯刻賊傳精兵分赴各營聽號令精兵者其騎也時子與省中顧君鏡同禁生員田家宅中二精兵監之

至是已結束將逃乃以予二人付震曰護守之賊既去予謂震曰曷釋予震曰彼以付我何以應之予曰予不當走耶予不見平日之耽耽于予者宜有益于予耶震慄然曰然乃反局前門而奉其母從後逃去曰賊于所之但勿尾我後耳予約顧公同去顧曰已延至今日彼臨行教念當止奈何復行彼耶強之不可乃已予踰垣跳入一民家時賊已縱火宮中城中烈燄四起百姓惶惶東西驚竄莫知所向予所入之家夫婦二人正束裝出避見予驚呼予急止之曰我避難者幸無高聲其述本末婦曰我輩亦將去何能留汝因指屋上警臺曰姑伏于彼相機行止可也時予衣布衣尚完好婦曰此易為人識因以敝衣更之予登而伏臺上從隙中窺賊見門高怒甚破門入索震與予俱不得惟顧公在遂以繩繫之入室索室已空咆哮怒誓而顧公遂為所害

二賊既去予登屋脊擬覓一出路而賊四處縱火每一巷口以兩騎張弓注夫而立有自屋下者即射之火勢漸逼正倉皇間見巷口賊亦馳去則大隊發後城中百姓互相糾結已搜殺殿後諸賊矣既而火亦稍息蓋先是大荒先帝下積穀之命北城一帶多巨室宅舍聽事前皆囤米盈積以備查閱故火不能即焚也旋亦撲滅予乃

披開墳墓

卷一

八

從原登處下則其夫婦亦歸時日將夕問予所住予曰被執後館為賊據僕散盡勢不可歸將歸浣花巷暫憩而苦不識路奈何婦乃謂夫曰我幸已至家汝可無憂幸送之至巷遲則宿彼明早歸可也夫諾送予既出門見各街巷居民手持白披搜索賊黨各以門板椅桌之類堆積道上令往來者從桌下偃俛而過詳加盤詰一有不明眾杖交下立成齏醢而予頗送者以上音代予言說得無畏聲如此者百餘道至城隍廟前遇同官一舊役見予而喜曰無恙耶我當偕往至巷遂謝其夫歸擬驚魂稍定足瘡稍愈當往謝居停田君及此夫婦而未三日清兵至未幾移城遂莫知其踪跡無德不報思之增愧矣

賊東西兩佛將畢皆姓李在西者性慈和凡拘繫各官不苦加刑所索銀兩或完或不完皆善遣去臨行取胡床坐道上盡發軍士而親殿其後曰在此投害已極何忍後加焚掠耶相俾即李公子若也其在東者性最慘毒被禁士紳百有五人瀕行封刀不用皆以巨石動木槌擊至斃慘不可言惟安慶劉君餘錚為其長班以計給脫耳

賊大隊既去零騎之在城者積千餘凡開巷口肆焚掠皆比輩也有二賊縱火于油

房併餅口一人伏簷下持巨棍擊馬足折仆地一賊逃去眾相謂曰危矣呼當復來我輩且無他類乃聚老幼婦女于器皿空室中以薪塞門曰事敗則自焚而壯者各持短斧簷下以待賊果糾數十騎至巷最窄馬不得馳騁而屋簷又最卑僅當騎者身予矢不得施眾競揮短擊馬足仆傷相繼賊馬盡獲賊騎置殿內取諸門板棹登為柵欄巷口阻其後眾諸處聞風效之爭出擊賊無得免者復有十餘騎知闕賊不足恃各懷重資結隊而行將從西山後散入他郡為諸狗之屠牛者誘而賊之盡得其資蓋賊初至祇以虛聲動人富者避其鋒貧者懷其利故爭下之既而淫配肆虐群夫望順義一敗銳氣盡喪合居民之心擊懷歸之賊所以無不勝也

各城門門俱被燒燬居民下閭聚木石塞之而請故大將軍楊國棟坐前門以守請不從賊被刑禁得脫者所在居民請之分沉防守賊聞城中人殺其後隊遣三百騎來將甘心民見城門塞閉不得入言曰奴輩反耶楊公語之曰爾輩既去以城還我今我為守不可復入將砲擊汝賊知銃砲火藥皆經燒燬無留城頭者以為大言將來攻擊適有神箭一位滿裝錢粒但無藥線耳楊公乃取火置砲口祝曰天若絕我輩則火不發發且連發如數十萬生靈不當絕者神其助擊賊砲應聲發數十騎賊乃驚逸

披開墳墓

卷一

八

後二日復遣三十騎來屠城至蘆溝橋與吳帥之前鋒遇敗奔四清真天幸也自五月朔始凡諸臣之未死者可十餘人集承天門下行哭臨禮禮畢率居民城守至初三日見吳公舊役夏姓者馳而來曰大喜我公破賊借清兵送太子至矣眾聞之踴躍往迎至東長安門見大清示心知有變同行者胡子曰腐儒彼不難借兵破賊復子明辟而不容其出示耶予終不敢以為然至聖駕厚見大金吾駱養性及恭順勳衛英惟華騎而前導數十騎吹角跳躍有出肩輿而來板輿者非太子也還復驚避

諸官殿俱為賊燬惟武英獨存清人來居其中見我人甚有禮曰中華佛國也我輩來作踐佛地罪過罪過諭數日復召西達三千來助城守皆彼子米矢負而上城曰恐驚百姓也次日數大人坐承天門下收百官職名凡職銜尊卑悉以三月十九日為斷各復原職於是諸名公巨卿前除賊籍又紛紛舞踏矣旄召馮銓坐賜靴帽與清相范文程翰林王文金等並坐門下范故瀋陽諸生頗受百姓賞曰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與銓讓坐銓區其羞范戲之曰猶自謂美少年耶銓曰從習滿語清字范曰畢竟馮公總繫泥泥聞聰明與人不同也銓恬不知愧復以為榮

賊大隊既去零騎之在城者積千餘凡開巷口肆焚掠皆比輩也有二賊縱火于油



清令朝臣自初六日始赴朝。天宮為先皇帝設位哭臨三日。令下。雖擔夫乞丐皆片布蒙頭。仰天號泣。悲聲四徹。風日慘澹。清人皆嚙指相視。初九遂下令。雖髮十一下。令移城。以南北二城與居民。而盡圍中東西三城。為營地。京師侯門大宅。盡在中三城。南則城外。關廂北則後湖一帶。皆動戚官。花園別墅。及僧寺菜園。限期既地。婦孺皆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前三門城門皆經燒燬。以木撐開。板距地三尺許。必偃。俟而後得過。男婦擁塞。肩背摩擦。失足仆地。踐踏立斃。既而人多未開。閣板下墜。壓死又數十人。其得出去者。皇皇無歸。飢寒交迫。一路米豆拋撒。滑不受步。傾跌接踵。哭聲震天。婦女懷抱嬰孩。力不能支。輒棄城壕中。傷心慘目。不可具述。予與友倉卒至順城門。阻兩時許。不得出。乃往北城之金剛寺。

雖髮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異非一統之策也。九王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眾議未決。而出視街衢。已有鬚頂無髮。揚揚道上者矣。巡城某御史。猶呼而責之。而事遂不可挽。復吳師至齊化門。居民出迎。見已剃髮。舟弟曰。清人輕中國矣。前得高麗。亦欲剃髮。麗人以死爭之。曰。我國衣冠相傳數千年。若欲去髮。寧去頭耳。清人亦止。堂堂天朝。不如屬國耶。我來進候。尚幸矣。

改明續筆

卷一

九

復入而極言之。踰半月。九王下令。自責曰。不順民情。予之罪也。今蓄髮加冠。悉如舊制。次年以賊臣李若琳孫之辭。始復剃。二賊真天下之罪人也。

吳駘二君。既以首逆為功。遂用養性為天津巡撫。令惟華世其爵。九王曰。從未見中國勳爵服制。服以見。乃以二十五日設朝。惟華龍帽貂裘。充班首。時雖剃髮。諸漢臣衣冠如故。是日九王居中。德晉二藩。尚左右坐。而受朝。

諸藩既為賊屠。而惟華獨得復爵。乃揚言。諸勳舊家子女。貧困無依者。悉來歸。為極養之。既集。則選其女子。多有色者。得二十人。以獻九王。王問其故。曰。是明勳舊家兒父。兄亡家破。無所歸。以充下陳。備酒掃耳。王愀然曰。不可。明之勳舊。猶我與若。今日也。以我與若之子女。供他人婢妾之役。可乎。悉遣出。令擇良家子嫁之。

九王性寬大。范公法制亦嚴。而京師諸市稅。悉昧無識。取所掠宮中錦段服飾等。列于市。清兵鬪而爭。曾之。范公歎曰。甚矣。爾民之愚也。我于王前。極言京師百姓之窮苦。嚴禁搶劫。而今炫耀若此。既動其貪。復啟其疑。後言安得入乎。且我懼兵士擾民。各給兩月餉。而米今盡。以市諸錦綺。向後無食。能無搶奪乎。是貪賊也。亟出令止之。有以果物列市者。數為掠食。遂毒之。斃數人。清部大譁。王出令。責所部之違。令致斃。

責百姓之無知。責得令五城御史。盡索各市中。尋中尋樂焚之。通備有藏隱者。此

居金剛寺二十餘日。欲作歸計。而寺在北城僻處。聞見阻隔。乃往順城門外之長椿寺。以其地多南人。可結伴也。隻身穿出。錦綺天街。化為牧地。書畫盡片。宮苑廢舍。與馬遺人糞。狼藉道旁。見之作空。諸所有想。時子一歎。一笠。遺騎而馳者。既既屬目。則就之。募得結緣。亦施數錢而去。如是所遇。可二十輩。乃出門。抵寺。寺故聖母慈孝皇后。建以居水齋禪師者。其大弟子為神廟。督傳所賜千佛衣及姑織衣。各八百餘件。他物。稱是供養米麥油蠟等物。初以千石計。有二庫。監以二中官。專貯三宮布袍金錢。徒二人。長白。默和能詩。通諸內典。梓布蓮池。大師諸語。錄修梵行。惟謹。次日。務冥朴如其名。自言先世為燕山衛千夫長。寔與子家共譜。既至。則殿宇蕭然。香燈斷絕。絕無流散。諸所積為賊掠一空。相與採高梁作糜而食。初不能下咽。既亦習之矣。時各門俱以兵守。出入盤詰。寸絲尺布。無不搜索。敝衣破履。無不更換。而城外土寇橫行。殺人如麻。數被阻延。至六月初十。乃隻身破衲一老僧。兩日報送予出。詞臣何瑞徵。主于主南場。有聚納之響。聲入膚聽。以所取強半巨室官家。幾起大獄。賴錦衣帥路養性。執不肯行。極力救解。而止。聞賊入都。首先迎順。遂以弘文學士。教

改明續筆

卷一

十

習庶吉士。館謀出天與之。給聖德詩。下江南。策最可鄙。至是。復以原官任清。疏乞大索在京各官。無令南還。即有還者。概沿途軍將阻回。予時附一小舟。至德州。為所遮。乃中夜乘舟登岸。走涉險阻。百死一生。沿途乞食。一百二十餘日。乃得歸。詳載于甲申苦言。

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圍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徇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齊。器械精好。濟河置樞。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濟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墜戶。留一嘗。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知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報。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于眾。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魯胡食之。燕謀之不賊。土崩瓦解。伊誰咎哉。

南都初。慮着數多。拜見。姜公曰。廣所紀七事。其一計。迎立。各云。聞賊之變。即報斷絕。中外大震。南中羣眾。無不扶杖。思還。勢洶甚。入司馬史公。將有勤王之。善力贊之。恐恐。虧允。計守禦。而後。從通粵東。解餉。至大司。農高公。私圖。取以給軍。軍亦說。奸人。憚不敢動。久之。魏國徐公。私基。約諸帥。嚴言。路。畢集其家。出報。知先帝。殉社稷矣。相。

率北向稽顙號哭盡哀遂議迎立嗣君事時江南北諸紳意在潞王史羨高意莊桂  
王鳳督馬士英適以議事至亦曰以親以賢惟桂為可議定矣士英歸屠戮戒乘與  
法物往粵問諸料高杰黃得功劉良佐與大瑞盧九德已有所擁戴則福王也士英  
不敢違遂應前說與瑞帥合謀自稱定策策史公問之書與士英曰言福不當立語  
不無指斥英得之喜欲藉此以制史公而復以不肯畫押之說并除姜公福王至士  
英恥故曰閩南中有臣尚持異議臣請勒兵五萬以備非常于是史公被奪失勢閩  
然而已士英遂結常留錫而與史公于外更齟齬之

福王舟至諸臣次第入謁通名畢旋請監國王曰當與貴人之所欲也不欲豈不願  
但宗社事重恐不能任願更計諸臣俯伏固請乃從識者謂國破家亡君父之仇萃  
于一身偌大重擔子何等艱危而開口言富貴已知其無大志矣即位之日天氣開  
朗所焚祝帛騰空而上直入雲際天心未嘗不眷顧人亦以偏安望之而詎意任用  
非人遂不食新哉

國變時諸勳臣藉播歸獄文臣吳國弘先立謀復國初徐中山為左丞相例以相權  
歸勳臣尚未發一日朝罷魏國徐弘基誠意劉孔昭等面奏文臣朋黨誤國并言家  
國變時諸勳臣藉播歸獄文臣吳國弘先立謀復國初徐中山為左丞相例以相權  
歸勳臣尚未發一日朝罷魏國徐弘基誠意劉孔昭等面奏文臣朋黨誤國并言家

軍依慎言專權結常擅引舊輔吳姓而科道官李憲郭維樞等亦言諸勳臣不勤王  
不忠乃乘國變侵官亂政并覬覦入閣事爭久之閣臣曰廣因求罷斥上不允翁以  
朝廷用人自是吏部職掌但有不當許勳臣科道糾參于是孔昭起招諸勳臣曰來  
聖明許吾輩糾參矣述謝恩相率叩頭呼萬歲越日召對上諭曰勳臣輩卿等何  
不力斥之曰廣曰天顏咫尺諸臣乃敢憤爭已為辱國臣等德薄望輕不能調和而  
鎮戢之惟有求罷斥耳若跡涉佐閹事益沸莫非臣等待罪庸庸之體也上聽之會  
科臣羅萬象疏言上在位淺未習國家故事勳臣執矜矜于易動以利天下事使彼得  
操短長非國之福曰廣乃擬旨云朝政得失原許諸人直言無隱矧乃勳臣但朝廷  
設官各有職掌乘擬歸之閣臣官守歸之各部糾參歸之言官乃便責成并自置統  
祖宗二百年良法豈容頓更所奏甚是今後糾參仍責成科道等官刑衙門不得借  
端旁撓着申飭行旨下諸勳計沮糾參時從龍諸瑞勢漸張奸人導之謀設東廠  
群噪王鐸出諭行鐸不可會御史祁彪佳指陳三大弊政力請禁革曰緝事曰詔獄  
曰廷杖曰廣增之而喜乃擬旨云所奏三大弊政雖係舊制寔為府奸生事害人屢  
見前事失祖宗忠厚立國之意結臣民怨恨解體之端朕痛心之日久矣朕奏洞悉

見前事失祖宗忠厚立國之意結臣民怨恨解體之端朕痛心之日久矣朕奏洞悉

情隱有裨新政其如議行且皆為全併播告天下示朕更始之意今後敢有奏請者  
以違制論科道官立行糾參閣臣擬論朕將覽焉擬上發改曰廣持不可詳指日交  
越乃變其詞云國家新造人心未附朕多難孤立時深冰淵若寡恩多事府臣民  
朕難涼德不至于此所奏三弊政洞悉至德深當朕心但先朝著定編事原為叛逆  
營幹關係匪輕奸惡不剪良善不安如有前情着五城御史不時糾察以聞其知情  
容隱及不留心體訪者俱以弱職論會罪瑞瑤水綉之旨下承綉者先朝防河人瑞  
也國變潛逃被勅勦閣降調國功自勝而中旨竟復原官曰廣甚甚乃疏摘之并上  
所改票旨極言水綉之不可全宥瑞瑤之不可復行得旨報可而群瑞恨入骨矣

韓公贊周者賢瑞也時留守于南亦以立殿為非乃進言曰先帝講學勤政十七  
年如一日誠賢君也徒以聽信內臣一旦至此一劑毒藥皇上并不調引使嗔耶上  
亦悔而群瑞心不息以為非上震怒則閣臣終持不下非頻爭忤旨則上亦不怒事  
不見瑞則閣臣亦不爭于是令群小瑞故以坐殿分司書之障扇弘國見而欲爭之  
曰廣曰前已盡言之矣是不可絮請託愆會而并申明之于是擬諭以進曰朕雖用  
官六計所冠惟廉官方清濁國家治亂託焉先聖云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爵蓋何

由熾先朝末習朕不忠言宜法網疎濶與由廉恥道喪無以感發其良心故也周成  
刑措不設漢文恥言人過朕甚慕之頃禁獄事斷有朕衷夫約束愈寬所以則待者  
愈重朕意豈有極哉誰寔無良宵諸臣其曲體朕意勉自勵也豈惟國家之休夫君  
臣之道期無相負或有不率考厥苗穢何可不鋤科道官其不時糾參以聞朕將力  
明賞典以法負朕者論革并疏陳所以出諭之意發票弘國擬旨錄事允屬弊政覽  
卿奏洵救時針砭着申飭行諭即官部院擬上發改弘國持不可其疏爭而上果大怒  
召弘國切責以為黨同把持忤朕親視弘國因執認罪請罷斥上意乃解而事得寢  
弘國切責以為黨同把持忤朕親視弘國因執認罪請罷斥上意乃解而事得寢

既大誠通逆瑞殺在魏人神共憤為逆案渠魁幸免懲罪日謀欲翻而不可得及士  
英督師鳳陽許為汲引勳臣劉孔昭知其意遂首為稱免且言其才曰廣曰將為先  
帝報仇而乃用仇先帝者必也正名非所以號召端良激發忠義也事遂寢乃士英  
必欲引之同升謀之言路而言路不應謀之少宰呂大器而大器拒之謀之宗伯顧  
錫時而錫時拒之乃一意交結瑞以為內應而士英遂疏屠大獄發票曰廣持不  
可其疏爭言甚懇切有云是舉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頓付逝波新朝數日目前之明

可其疏爭言甚懇切有云是舉也先帝十七年之定案頓付逝波新朝數日目前之明

給竟同度水并宮未冷增龍馭之津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科臣袁彭年飛萬  
急臺臣應兆恒節維經等群起合糾士英氣沮未幾復密疏他有所薦引謀愈深及  
憲臣劉宗周兩疏攻擊遂咆哮無忌遂曰廣而大城即以是日出受事

靖南伯黃得功馳勇殊絕盡決無前人以黃閣呼之廣昌伯劉良佐亦有勇力每騎  
花馬而出當者辟易故稱花馬劉江淮間咸畏此兩人然皆不知蓄貪財好色使氣  
燄罵無良將風東平伯劉澤清故曹濮間大盜也受撫援遼大以跳歸營寨至大鎮

周延儒督師受其二十萬金題為中軍周輔賊歸山東賊破山東跳走江淮擁兵橫  
甚以修怨殺科臣韓如愈于道劉其心朝廷置不問與平伯高杰故聞賊腹心翻山  
錦也歸降孫督為軍鋒孫敗扶東南奔散處河干為淮撫路振飛所扼士英在鳳入

其胸縱之渡既渡河割掠無虛日江淮騷然至是以擁戴詞合督前爵今分地而守  
杰真州得功爪步良佐臨淮澤清淮安而史公以閩部督師駐揚州居中調度杰垂  
涎揚地富厚家馬三鎮起信爭得功至治兵相攻督師諭之不聽請詔優解之亦不

聽會相持久兵自解先是得功首朝見上虛已欲容禮下之過當至呼為先生良佐  
次至稱百罪叩頭請死以不入後先帝為罪也隨請益兵上曰兵不貴多且餉難措  
也依復奏臨淮士民擊殺其兵憤甚矢必報上曰兵民一體也卿勿解視佐幡然語

坐滿不休曰廣乃吁斥之曰良佐母多言朝廷待尚恩殊厚外議則將獲分封弊政  
也閣臣碌碌因人耳實並等總五等而今閣臣也羞乎今惟有賈勇殺賊為先帝報  
仇為皇上增氣為閣臣洗羞我且稽首納拜所甘心他何言良佐唯唯連最後澤清

至澤清羞知書于四鎮為獨狡陸陸即感言東林奸党竟誣先帝近且圖立潞王祖  
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來馬閣侯臣等殺賊後取而用之今請罷制科  
使上曰此與卿事今所急者防河也澤清亦唯唯退而杰亮不至

澤清自殺科臣後人為寒心至是入朝成側目澤清微自解說而士英則笑語曰止  
此一殺療脾之甚何諫為閩者股之士英既與四鎮比及澤清等求大治具出女樂  
侑觴命其子侍酒跪拜如子任禮令其妻與其家人結締如行宮祀玉帶時醜不絕

曰廣曰昔王威寧拜老卒于馬前胡梅林實將官以愛慕思感不測鼓之舞之督臣  
事也吾子儼然其膽矣楊綰登而無動賊李勉列而朝廷尊豈異人任乎士英大笑  
以為近亡何四鎮求實書欲一切誅戮著置監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行  
事儼然藩鎮自為曰廣力持之言官亦群起爭之而罷

澤清鎮淮日治田招學為詩所著有學劍集結屈聲牙岸然自異無將之志形于口  
角有時危魏武亦英雄之語山東劉鴻訓仲子崇侯好名嘗與澤清通濬中夏自  
暮甲騎五百人赴義至淮與澤清致弟尼行甚歡酒酣澤清曰仲子相推重乎曰公

事勝人但不作詩更勝澤清街之夜半遣人刺于腹五百騎宵渡而北  
四鎮既近守門處不肯北行一步日惟請旨乞請封誥與臺廝奈無不積金膝玉者  
蟹殼之下載寶而朝斬圭而出職方監紀幾千谷量及既遂得志蓋無忌憚日惟收

書帕買古董教歌樂結官監所收諸將賄賂動以數千計至閩者為道一判亦必五  
十金乃愛而上方沉耽酒色日請求房中之術不問閩外事也諸大舍競購民間女  
子以進日御數人如恐不及其以童稚不任淫毒而死者皆出北安門日有二三道

致奸相弄權群邪熾密秦檜進講和之謀李斯助坑儒之說曹甫王節操威福于內  
朱泚薛嵩制生殺于外雖欲不亡何可得耶  
士英既與諸奸比而與史公于外姜高異趣咸相繼去孟津無職依何而已英獨據

魁柄以閩臣掌大司馬刑賞予奪恣睢任意群僚奔馳恐後少子鑿甫十九口尚乳  
嬰已聞督府督官保而長子錫獨心非之出居于外盡絕交游錫嘗生日英評其不  
往見也使人偵之則門無賓客危冠危履然心恠之乃治其進門下客往視客坐良久

錫正頭散帶而出日諸君何為者曰奉公相命未為弄耳錫愀然曰相公不深圖遠  
慮但取快目前中外解體諸君祇水意奇無進一言者我家旦夕蕪滅何事為因欬  
嗽諸客無以對勉陳尊意竟席無歡而罷客以復英英微哂曰知兒子我家何負于

天下而過計至此耶後錫屢誅不能返進歸得保全而登為清執斬于市  
王孟津譯以翰墨有聲然畧不知經濟既入相皆賄益甚致履屐以為有陳乞也而  
云者給與應得諸命一金吾奉差出往辭其門人也譯云今有一急務首當行者門

人亟請教譯曰經書上批字甚多相沿日久急須改正使我得君行志莫急於此門  
人胡慮而過一大將出鎮危懼往候閣譯得命留坐譯復再三良久始出日無他言  
軍事之暇不可不學字切記切記又定先時罪案云使當日時亨不阻南邊則先

帝夫長父子豈不尚有團圓之日中外傳為笑柄及弘光逃譯為市人所執嘗其誤  
國東于交加臂立盡有為語者曰當時胡說不堪今日何須如此  
北歸諸臣以六等定罪全免私臆顛倒是非如方公以智實未從賊經受刑禁因失  
意於其家長者某而國是錄載其有央兩夾叩頭求用之語果念此事秘無人知歟



智所為遂欲其黨大加羅織逃入閩粵乃免韓四維為賊信謠萬目共瞻而做果云  
韓忠誠可嘉着以原街門照舊供職時敏夜半叩賊文選之門稱名求用校其地  
防禦使而以原村街監劉澤清軍至于無罪無辜加彈擊一時臺省數白道黑口  
若懸河及身遭事變搖尾乞憐百體俱備真可恥也

有內監陳致中者嘗擅後宮群司奉為與掖一口病足不出宰相以下俱往候之  
形于色都院李其德其足而函致中曰若無置足處李歸即製綉鞋裝綿如履月狀  
備極精巧致中大悅趙師弄程松壽衣鞋至今猶感也

是時有五偽一為偽太子有妄男子自北來經馮驥夢其座宮宦僕穆虎見其胸前  
繫龍護胸異之叩姓氏曰我故東宮也蓋龍護胸惟天家諸親屬服之晝夜不解他  
人不敢也穆嘗為問之遂以為真而不知亂後流落人間僥得之遂僥服之也夢其  
時仕于高僕以告其司是不可留當使之往適浙既而士英知之懼有他變亟聞  
于上遣人迎以來初至朝陽門外香福園中適雨內監往視兩監老跪且在雨久不  
甚了了而奄宦之性最善哭叩頭畢不詳察捧足大哭以為真太子也在是皆臣逆  
亦以為真聞城士民無不以為真者即宮中聞之亦心以為真矣弘光召輔臣入對

大怒曰諸臣既有主當奉之宜思所以翼我拂袖竟不責陽懼乃已寔不辨真偽而  
王鐸亦含糊疑似以方拱乾為講官侍從久召令辨之時既遠方欲附音陽朝逆案  
惟恐其真也宿拱乾于家密語達旦人不得聞而拱乾見人心洶洶不敢言其偽  
但曰一時認不確而已乃彼錦衣馮可宗聞可宗斗宵小人也已于軍政為北料料  
然矣值國變未及更至是臨事貴陽表裏為奸置白望與羅織人成恨之太子之初  
至也可宗以為奇貨出妻長跪進飲食事之惟謹既而詔下獄并夢寐穆虎供逮問  
一時諸臣不敢直指真偽而首其萬身惡毒謂與同伴諸棍棍也以此為崇端真大  
破天口矣四鎮亦以為真各上疏乞留以是未敢輕置于法至到門外多官會審

審出為故明馬王馬之孫名之明以賊里故習聞官禁中事而年貌彷彿狡詐自口  
故人皆信之有題詩皇城者云百神護睡賊中來會見前星閣復開海上扶蘇原未  
死獄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聞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逸青天  
向棘園哀蓋先皇聖明成願吾君有子而不知其是非也

一為偽先帝偽福王時有妖僧大悲者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常從之往來錢謙益申  
紹芳家一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閩人攜之以見戎政張公國維公以為此等妄男

子若一窮究國體不無少損但當速竟之耳此老成謀國最當而愚民嗜嗜謂戎政  
欲杖死先帝公無可奈何乃以厲三法司又變而為潯王之弟自言受封郡公不知  
本朝并未有郡公之稱也即其稱大悲亦係假冒物怪人妖亡國之兆也又有冒稱  
福王者携先之則南中一皮傭度有道也恍惚中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  
忽若為物所迷遂直扣東華門口出妄言立斃杖下又有劉祥者神附其身自稱玄  
天上帝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之謂乎

其一為偽皇后弘光為郡王娶黃氏早逝既為世子繼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嗣王  
之庶母董氏為她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亂播遷各不相顧及棄藩而奔太妃與妃各  
依人自活太妃來南按臣陳潛夫奏她故在上不忍至是有詣越其杰所送至京上  
方有易交易妾之意命付錦衣衛氏在獄詳書入宮日月離別情形甚悲可宗達上  
上擲不宥可宗乃覓一死嬰投獄兩指為她生以污之即以惡瘡膏之明之故智也  
弘光走她出獄逃去為尼

一為偽皇姑有老嫗詣關自稱皇姑曰亂中流落依一木匠糊口今與俱來朝議以  
為失身非類絕屬賄不許過住安德門外久之其夫失堂捨之去後不知所之

左南寧封會陽微已載別集見東村宗客所載不同卷存于此有云馬士英者蠻獠  
無知會狼性義扶異人為奇貨私珍珍以種奸欺蝦蟆之不聞忠鹿馬以任意不難  
屠滅皇宗遂放刑戮太子祥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奸幽視雀探而更慘李雷  
威捷何如李紆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墨諺豈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沉其恭  
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既制其臣并剪其主嗟乎安藏之不作丙寅侯之  
已亡臨江之當乳虎尚可忍也子與之遺毒荼尚何言哉集受恩故主爵吞道倭軍  
無食益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同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以垂驅風雲氣憤矢鷹鷂  
之必逐日月光昭耶城豐盈應有燃脂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古之災

許定國以山西大鎮討賊自効為中樞掣肘軍單清下獄迨於未賊勢益急將入  
定國獄中上書曰臣守帥也素用督士願出臣于魯嚴罪集賊自贖而部諫不允城  
陷獄囚盡出定國逸至河南招掠義勇恢復境土駭師歸德分遣裨將拒守各邑稍  
有頭緒高杰至而欲奪之定國知杰勢方張不可與爭乃募為恭敬迎進數十里如  
受節制高杰大喜過望定國宴杰杰令中軍王之綱統所部駐城外身率健兒五百  
赴之定國盡遣城內外諸娼擇其尤者以奉杰而以餘娼盡諸健兒不足則以民間

婦充之城外將士供牛酒極豐勝杰既酣寤諸健兒各解排婦人臥入夜定國斷  
杰首從西門出而管內外莫知也定國破上疏自歸其言杰有異志為敵國操不得  
已使宜謀杰狀下部議皆云杰故賊也驕悍不可伏今已投首急收所部擇人統之  
乃定國定議將請赦其死今國功自賄毋令北走胡南走越而既馬之徒方恃四鎮  
為重恐赦定國失他鎮心不從定國七疏請而七不報遂與李際遇投清際遇故若  
至能禦賊先帝時與劉洪起土國實同授鎮銜至是接臣陳浩夫欲以屬禮待之不  
從被執際遇情甚與定國合而迎清清是以渡河

左良玉初無叛志黃澍請誅士英不見聽出按楚人良玉軍與其子夢庚謀以清君  
側立求宮為名將國南下良玉未之知也夢庚但云閩賊逼近勢大姑登舟避之甫  
登舟而諸營四起焚劫良玉甚悔既而澍進前請且云江督袁公寔有同心良玉軍  
已行無可奈何矣至九江武儀從以迎袁公繼成袁葛巾中服而至澍之曰何為者  
玉曰君寔約我云云何耶袁曰所以約君者欲君駐兵近地車騎入朝哭訴于上  
諸奸惡為明忠臣也今若所為是叛也其誰與我玉益恨四月初三日夢庚等遂出  
檄討奸賊立誓做玉已知之明之偽也情恣疾呼曰逆子陷我于不忠立嘔血數升

續開明書

卷一

十七

而死先是守鳳陵內臣報清兵至泗繼成亦疏稱左兵南下上集廷臣議求謂宜勅  
諸鎮備北左來以備師級之耳士英憤然曰軍以天下予清決不令左賊得志眾為  
咋舌士英因命宋大典阮大鍼合黃靖南及各鎮兵七板子磯復建城于磯上仍令  
黃暨鄭彩等帥水師前擊之互有勝負二十八日靖南奮勇先登大戰破之追近數  
十里洋屍蔽江左兵乃逃先是清君側之議寔出自一二大僚與馬阮異志近併  
靖南之強而遠藉南軍之勢今澍終此難堪有為謀者曰靖南一勇夫耳無遠慮第  
一為人所購反為彼用事敗矣主者不以為然大鍼微聞之乃捐所得賄八萬金得  
靖南師復家樂至軍中逢迎阿諛無所不至而靖南果為之用向使無南軍一着  
留靖南全力以固根本即江上諸師猶可以守火候撥發以成亡國之局豈不痛哉  
朝議既盡撤諸兵與左而史公孤立于揚告急之檄雨至絕無應者初公欲扼守鳳  
洲士英撤以守揚揚無險可守且市賣之邑兵力脆弱不足恃也是時洋清良佐皆  
投誠于清矣四月二十五遂破揚州問至舉城惶惑不知所為而馬阮揚揚自得若  
無事者五月初四猶申選淑女之令初五猶行賭博之宴士英飲于內廷沾醉而出  
次日復入內宮議外廷不聞先莊節一舊役從子在北數年馮可宗以其習衙門

中典制也召為辦事至是出語予曰罵將他幸矣問何以知之曰馮昨自內出遣其侍  
親道小舟數十艘舟尾俱插上用小黃旗集河下非備他幸而何初八日士英備納  
賄十金署一閣集首領官初十午召對內臣窺士英書一避字于御案至丙夜上果  
問盧九德率數百騎出通濟門旬日前撫寧未國強面奏曰外傳上欲遣都有否上  
曰祖上此片土邊將何之至是忽爾夜出廷臣咸聞知及晨士英遂帥川兵三  
千擁太后奪門出奔屠德沿途百姓呼名詬罵瓦礫擗擊英多妻輻重以緩追躡  
而德孫臣劉孔昭斬關出內臣韓普周負高皇御容追不上及為亂兵所遇而還諸  
臣藉口進軍棄輜重指妻子先後進去亂民大掠城中籍士英可宗大鍼其杰王鐸  
等家輝與劉正宗為市民鑼聲擊擊及及頭矣或勸母投縛縛于趙忻城  
之龍處以龍猶掌京營戎政也乃以繫獄得免之龍隨攜斬倡亂數人併今所在釋  
禍始稍寬時國弱招米散諸臣會議中府自稱監國致數市棍或投職方遣人釣之  
龍而之龍不應民間諸惡少破獄出玉之明擁入皇城下書號召時錢謙益為禮部  
致書之龍勸其宜招集為城守計而之龍亦不應蓋之龍已達人渡江迎清師矣  
次日逆大張告示云軍民人等無得妄動俟大清兵到定奪眾始氣

續開明書

卷一

十八

時在位而死者有刑部尚書張汝霖院楊維垣大理卿高倬此三人同定王之明  
罪究問之明為眾惡少擁入皇城懼有不測遂各自盡不得與瑞伯黃公應其吳公  
河干乞兒諸君子同日語也  
弘光至太平以靖南家屬所寓也城門閉不納露宿郊外上命盧監召大鍼大典等  
十三日靖南大鍼等至咸各上不當輕出上亦悔因酌三爵飲靖南曰願仗軍威  
力靖南應鶴于地曰所不盡犬馬以報者有如此酒于是痛哭將士皆感激靖南因  
太平之拒駕也召守令持之不至群擊斃其僕靖南怒自上上曰逆民惟將軍令靖  
南縱兵馳之多死者遂扶上登舟十七至無湖會鄭彩黃暨方國安杜弘域卜從善  
皆守伯嶽大鍼大典拜左右相共統師危上回鑿復為守禦計然已無及矣二十日  
清游兵至為諸將猶未知劉良佐以書誘靖南靖南新使焚書躍馬出時久雨馬蹄  
日陷泥潭中皆滑爛馳陷重圍矢盡刀折猶奮殺數十騎良佐從旁射中其項度不  
得免乃啣鬚自刎標下田旗馬得功卜從善等俱叛良佐偵上所在遂扶上馬共挽  
之上喝令速加刃良佐曰上不應捨臣等遂臣等保無他擁上去裴彩等各擁兵避  
良佐故奪宦家奴籍蔡裕冒伯爵清兵渡河首投誠會馬阮召之入援遂長驅河

江至城下。聞駕已出。欲入守。定欲為內應也。乃之龍已遣人迎清。不之納。則焚上河。掠南郭。吹別家門。咆哮殊甚。清兵入。遂首獻誘黃奪。而黃以大而不從。自刎。良佐從。謀秦定江西。判和尚曰。當五鎮之立也。封建茅土。九錫三接。歲糜金錢數百萬。乃南寧以狂猜破。而飲恨于犯輿。輿平以尾大滅趾。而墮計于同仇。二劉探丸。遺孽竊國。渠魁乃敢倒戈。逆類射肩。會黨罪浮于希烈。凶窮于侯景。獨塔塔晴南。猿臂虎。穿楊舉鼎。粟沒霜之節。而數奇于與尼。百廿日之忠。而志實于夏羊。劉社以後一人而已。

清兵之過江也。風雨中。取赤板橋。結筏亂流而渡。直抵斬斷橋。長江天堑。無人則不足恃。如此清帥豫王。或曰浙紹人。入清用事。久與九王輩稱兄弟。非同胞也。諸臣望塵迎謁。候于正陽門。甕城內。有姜開先者。獨倡議遠迎。內一人曰。今日之事。已喪心矣。何遠迎為。姜曰。既已喪心。必盡盡乃成。秦傑耳。聞者咋舌。乃豫王猶疑懼未敢。即入駐兵天壇。先遣相城中駐牧地。乃以東北二城與之。限三日遠盡。十九暮議始定。二十日始遷。而二十一辰到馳騎四占。不許搬運物件矣。時初建國後。百貨尚賈。畢集于東。復經馬阮會官術。昔之負販。半為金紫。至覓人搬運。如覓異客。每運

一擔。必半與分。不論錢也。扶老挈幼。欲泣吞聲之狀。不堪聞見。予家有年。故業一旦陸沉。他物不足惜。惟是藏書萬卷。無力并出。盡供狼藉。為可痛耳。清兵入城。百官爭投職名求用。前定北來諸臣之罪。喙長三尺者。至是膝斂于綿。而厚于鐵。不自覺矣。有戴生居恩者。走之龍家。數其罪而責之。龍怒。縛見豫王。公抗言曰。聞賊破我北。京。若稱為我報仇。賊未嘗破南京。若來何為。我昔仇。今仇若矣。若謂天下無能復仇者。耶。豫曰。此狂生也。令習學水慶寺。月給以米。公不顧。唾罵而去。先時賊偽道司與公同姓名。幾于殺人。曾子矣。

士英。護太后至廣德。殺州守趙喜。和遂入浙。織造內臣孫某。迎太后入總鎮府。士英寓西湖樓上。兵士屯于昭慶慈淨兩寺。地方官朝見太后。后青帕黑頭。衣黃色短衫。謂士英曰。此間人情疑惑。皆因皇帝不到。汝為首輔。當速迎駕。士英唯唯。次日。上蒙慶之音至矣。太后始命。王監國。監國受命。迎太后入昭府。方國安率兵至。王獨以三萬金。大刊榜。將修建災故事。而清兵已由萬松嶺徑抵鳳山門矣。士英大憾。始逃監國出降。

里至。尊謀擊殺之。尹阻之不得。至下跪。謙信言曰。昨夢金甲神告我。云萬里關。乃天下。下拜。今逆名與夢符。而吾父為屈。神言乎。命時不可失。遂馳告方國安。共舉義。一時從者。熊汝霖。劉榮勳。孫嘉禧。馮元。龍。鄧錫藩。金堡。丘若。濟。度。牛。虞也。

洪永時者。福建子也。始辨賊頗有功。繼撤以備邊。松山不守。其中軍大鎮。曹受蛟。拔佩刀自刎于水。時前旗鼓王廷臣。繼之以承時。明大節。必死義也。洪僕走京師。上書言水時殉難。始末甚詳。先帝震悼。痛哭。贈卹有加。命設壇。朝天宮前。將親祭。以示激勸。有臺臣言。其家人偏詞。恐不足信。姑緩以待。確報。而孰知承時竟不死。大員先帝。意且負曹王二公也。豫王北歸。時來代京。謂時。傷身三載。未嘗受官。而一旦。宋。江。南。操兵柄。忘有為。時。時。至。竭力。反面。謀殺忠良。不遺餘力。即孝陵。松。柏。六。朝。以。來。千。餘。年。弊。未。改。而。承。時。縱。人。熱。探。不。留。草。草。真。可。恨。也。時。有。以。不。孝。為。父。所。訟。者。時。拘。至。詬。曰。汝。罪。不。容。于。死。汝。知。之。乎。其。人。不。承。曰。汝。以。不。孝。為。父。所。首。此。十。惡。大。逆。猶。云。無。罪。耶。其。人。叩。首。曰。有。之。風。以。惡。慙。失。父。歡。非。敢。不。孝。也。即。不。孝。與。今。之。不。忠。者。等。耳。何。足。罪。承。時。愧。息。不。敢。復。言。重。懲。之。去。

清兵至江陰。縣官出走。典史闕公。應元。與訓導馮公。某。鼓勵士民。嬰城而守。士民感奮。互殺妻女。曰。勿以內顧分心也。清百計攻圍。多被創。而城中。伺便。縱兵出擊。斬獲無數。趙之龍。所發。戎。政。營。兵。凡。損。折。九。千。餘。人。他。可。知。矣。援。絕。力。竭。縱。火。自。焚。無一降者。後。朱。公。大。典。守。金。華。亦。然。攻。圍。數。月。所。殺。無。算。清。駐。難。民。填。土。與。城。齊。馳。箭。而上。已。登。城。矣。大。典。從。城。上。穿。穴。數。十。道。寔。以。火。藥。火。槍。所。傷。復。數。千。知。不。可。守。乃。闕。城。縱。火。男。婦。同。盡。予。過。金。華。其中。人。猶。能。詳。言。之。閩。中。滿。城。之。守。亦。然。紳。士。兵。民。各。項。心。史。一。部。于。首。曰。努力。殺。敵。勝。則。已。不。勝。而。死。轉。生。為。男。子。必。酬。此。志。城。破。自。焚。如。金。華。閩。清。之。精。甲。勁。兵。幾。盡。于。三。邑。至今。言之。色。變。

金正希。聲。初。在。詞。林。口。之。事。薦。用。中。甫。甫。敗。上。疏。自。劾。願。還。山。請。養。十。年。探。討。方。略。為。國。家。收。後。效。甲。申。倡。義。子。處。所。練。士。皆。拳。勇。捷。可。當。一。隊。不。意。有。受。清。命。為。間。者。其。人。武。健。善。談。公。誤。信。之。以。為。軍。師。盡。撤。各。隘。口。戰。士。從。習。陣。法。而。以。其。階。來。壯。士。百。餘。分。守。各。隘。清。遂。從。撤。防。處。入。間。與。壯。士。內。應。事。敗。被。執。至。南。京。見。承。時。叱。曰。爾。為。誰。眾。呵。之。曰。洪。內。院。也。公。叱。曰。安。所。得。洪。內。院。者。我。洪。年。兄。請。書。明。義。松。山。狗。頭。先。皇。帝。親。哭。奠。焉。豈。有。視。顏。偷。生。自。同。狗。頭。者。此。無。籍。棍。徒。假。借。名。號。以。欺。人。耳。承。時。伏。几。掩。面。不。能。對。公。大。笑。而。出。舉。命。之。日。整。衣。臥。坐。笑。而。受。及。友。人。江。天。乙。

紹興諸生鄭尊謙。前大同副使之尹子也。請父舉義。尹不可。適清所授山陰令彭萬



及四與人皆伏死

黃仲欽覺先帝所拔癸未武科第一人也與金公共事金公敗猶據兵山中後知事不可為削髮為僧清督馬國柱招留營中其弟號為將軍者勇健異常運糧如飛不知所終

宣城麻三衛被執不屈死梅小峰不知其終

池州吳次尾賊某事敗被執于家執之者其舊識也說以降公曰死耳乃呼其門人某以生平文稿付之一女送至圻家端坐受及而死內子聞變方驚哭兵已入室內子手持十金與之曰速殺我兵猶探問罵曰死虜我以金買死而尚遲疑耶遂遇害江寧要大眼善戰有紀律通街數敗復入寇

徽州程九思每敗復振改易姓名家屬四十餘口盡遭屠戮而志不衰後受撫六安張復聚擾甚自守經十餘載後以偽降欲誘清師入城之而同事者輸誠于清以告因而赦之焚其寨被害

太湖吳日生易所聚亦數萬人聚也水游勢張甚而押比頑童輕身就之為所賣被執死

貴州楊龍友文驄據守姑蘇事敗被執友人孫克成在側揚曰苟苟外人也速去公曰我天朝司馬事不濟則死之耳肯偷生乎被害

通鎮張公之斗金陵人也由通入浙浙事壞復居通之海山上一日召所善數生酣飲竟出金付之曰為我市一棺以十月之期復會于此諸生知其欲引決也不為市期期亦不往公曰是欲生我耳遂以丁亥元日絕粒惟飲酒如果而已又數日并果餌絕之惟日飲酒數杯月餘不死而病久之病亦愈踰六七年而貌不衰有携之于當事者當事以屬通守守滿人也連兵官往曰若嚼聚有徒即擒以來如隻身不必深究也時公寄居寺中寺僧聞之懼公曰不汝累也衣冠坐山石上曰至則投海中耳既而守先以刺至僧求強持之為刺髮後歸老善善寺又數年乃卒

廣州一替者嘗卜州衙前獨不剃髮性慤而敢言每吏胥來卜輒譏罵或危言傲之眾咸怒聞于官官曰奉占剃髮汝獨不剃是亂民也罪當死曰所以令剃髮者懼不從今為亂耳我無目會卜而食何亂之能為曰此王制也誰敢違者曰幸而功令止剃髮耳萬一穿心國人來主中國下令必穿心能從之乎不幸而官官篡竊令人皆去其勢亦從之乎官不能難重責押剃髮而罷

去其勢亦從之乎官不能難重責押剃髮而罷

孫藩監國于紹興初與聞合受隆武帝爵仍命方逢年張國維孫嘉績熊汝霖朱大興方國安王之仁等輔之而會人敗類積習難疏浙東保九地耳備設百官與聞立異一切奸人藉口獻策謀官帶爵惟力是視臺省威福互相水火諸將領略蹙蹙與文臣急而兵日增餉日匱民不堪命根本撥矣加以馬阮之黨煽惑其中大誠實孫平定一俟力保之以原官戴罪圖功自贖後密款于清紛紜一年而守竟不固孫藩行遜于海

先是士英進馳入聞都之龍故與善欲納之而廷議云士英茲因侍師禍延宗社權納時結生靈養兵以致寇為凶暴于國門擁天子以出遂寄君于中道由昔言之悞我帝后崇慶播遷罪在天下當為天下所共謀由今言之不奉正朔跨度狼戾罪在與朝當為與朝取討若能圖功自贖以贖人收滇兵以馬兵收象賦僅有桑榆之收畧寬銜極之舉亦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隆武帝以為然勅策各關兵將毋收士英聞入遂回紹興清兵復毀城與大誠投誠獻策請韓魯王以自贖會逢年等蠟凡事露被殺士英以北諭磔誅獨大誠百計獻媚貝勒得無恙從過仙霞關尚未辨色忽大呼曰雷公公在此遂僅馬時軍行騰躍莫有知而後者及貝勒至

命覓大誠不得隨從有聞其呼聲者急遣騎還視則馬蹂躪之下寸骨無存矣大誠有所用羅勝故梯工也事予久後從誠過嶺歸言之

方書田逢年為監國首輔紹興陷被執貝勒優禮之挾以入關特至仙霞與國安等十三人歃血盟謀內應逢年以蠟丸密奏所遣非人以首死焉疏畧云臣等濫于履跡短級穿靴沐累朝養育之恩受先帝知遇之厚鞠躬盡瘁飲泣誓死皇上府數承此股受啟聖差勅臣等後命奮薄代上監國控保越服亦既一年于茲矣臣等仰蒙廟算所賜恩惠無奈師老財竭舟車疲敝城苦戰尚恃九聖手持間道取賊竟之而殘策應以致義旗輒亂故野投所未解者樞輔黃鳴俊廉廣城之籠柳柙柱之眾則用禮堂怯懦遠避非皇上誤封疆大計而并棄群臣竟鳴後誤文武群臣而大負皇上也臣等失守若邑伏銷何辭復念府草鴻毛身裨成敗不若包羞忍恥勉三敗之救蘇圖一當以報漢髮已難而冠仍楚社雖左而袒是劉伏願勿憚小功勿狃偏安披棄險隘林雲結戎再申險隘之防嚴飭崇關之守折衝長驅開闢慶臣等詭伏陰謀伺隙規便連黃蓋之苦計效朱序之大呼使其內外交攻腹背受敵詭頭立須朝食可期云云原疏數千言此摘其十一耳蠟丸為聞是何等事而駢詞得句

盈篇滿幅。識者知其必敗矣。時兩出師。令人背裂髮指。異代同仇。請此公疏。修飾瑣案。渾如嚼蠟。由文情有餘。忠肝不足耳。

張純淵肯堂。真善濬居舟山。城陷。有松江岸生。蘇兆人。寓公園亭。先一日為絕命六詩。至是自懸。公拜之。亦為絕命詞三首。設饌園亭。命酒痛飲。有最少妾。晚繯而笑曰。吾先試之。其次妾曰。死亦有月。何可先耶。遂盡室投繯。死。惜無凡者。公部將也。先知事不可為。就普陀為僧。聞公死。指營請葬。遂由羅大魁叱斬之。因山金不可。令人押與俱。僧負諸骸。以次葬。遂請就法。因山義而釋之。

吳璧。嶼鍾。英人。居海上。日手一編。有丘生者。從之。游一日。斧告曰。清師登岸。事多矣。公笑曰。何遠為。吾夜製仁義禮智四箴。為子誦之。捕甫畢。而兵及門。因以箴付丘生。曰。持此去。盡節事我。做得。汝做不得也。整冠服。投繯死。

上虞諸生王。胡。為職方。師潰。被執。見兵備王爾。蘇提立不跪。自稱職銜。爾怒。曰。汝那一家命官。耶。公笑曰。汝那一家進士。祿報而禮之。時既足。命取履與之。相隨。二卒跪而進。爾怒。解令降。公笑而不答。解往定海。舟中。二卒曰。數年辛苦。全為今日。願無錯念。頭至。誓。賦絕命詞二章。命二卒去。卒曰。死生險阻。相隨數年。今何往乎。同聲

曼罵而死。二卒大奇。水哨名。夏。不堪為執。虎子也。與金正希。四與人。可同得。惜失姓氏耳。

郭孝廉。楊文瑞。舉義。被執。并兄弟四子。俱死。妻張氏。周旋喪事。咸盡禮。乃市纓。置冢。繪像為。擇吉日沐浴更衣而死。時年二十九。諸如聞之。皆就縊。

馮宗第。字時才。而恃氣。崇禎末年。請父元。賜為大司馬。時仲來京省。頗與事。國變。航海。從。國為總憲。老母幼子。悉藏于清。往來湖。紹。間。要結紳弁。及諸義士。復走日本。說其王。為援。及監國。賤。跡。仲。入。山。削。髮。為。僧。卷。僧。以。首。流。金。固。山。故。浙。產。也。以禮迎之。來。設。宴。欲。降。之。公。入。座。即。婢。罵。斥。供。其。不。進。金。曰。已。矣。馮。君。予。知。君。烈。士。願事。已。至。此。徒。自。苦。耳。岳。降。當。可。立。得。也。公。屬。愈。甚。金。部。下。士。不。能。堪。起。殺。之。

李向中。楚人。庚辰進士。舟山陷。時丁憂在鄉。為其所執。勸降。不應。大罵。見殺。

說聞續筆卷二

明末遺民書

陸武帝。降。上。率。下。鏡。唐。第。十二。世。孫。崇。禎。中。襲。封。以。父。為。叔。媽。即。舉。兵。報。仇。閩。閩。有。僑。倡。義。勳。王。為。寇。搜。選。嫗。祖。制。親。王。不。得。與。兵。事。被。劫。以。越。關。擅。送。萬。塔。弘。光。初。故。復。親。王。冠。帶。送。粵。東。開。往。未。往。而。南。變。避。難。入。湖。倡。奉。為。藩。具。本。勸。進。不。允。會。北。撤。至。路。藩。從。僉。弁。議。出。降。王。聞。而。悲。悔。時。尚。伯。都。鴻。遠。禮。部。尚。書。黃。道。周。等。請。監。國。凡。三。讓。而。後。從。遂。周。第一。疏。畧。云。天。造。不。宰。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二。載。而。陷。兩。京。河。山。雪。涕。數。天。而。汚。左。社。人。鬼。相。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英。勝。大。有。為。之。任。殷。下。傳。畧。著。于。維。城。玄。風。聞。于。主。世。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大。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即。復。漢。家。之。意。昔。當。敵。迫。都。城。殷。下。已。請。師。投。袂。况。今。禍。連。江。左。蒼。生。入。仰。屋。瞻。烏。那。那。先。討。石。勒。遂。渡。五。馬。之。江。完。葉。初。會。平。林。遂。發。昆。陽。之。跡。以。今。揆。古。異。世。同。符。格。德。則。德。於。那。那。語。親。則。親。於。完。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殷。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繼。人。祖。之。緒。者。也。二。疏。畧。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乳。坤。再。開。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誓。后。當。屬。仁

賢。殷。下。聰。明。天。縱。玄。德。日。升。敵。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遠。良。有。以。也。閩。閩。親。歷。史。呈。孫。之。艱。難。宜。徒。然。我。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伏。乞。仰。思。祖。宗。創。垂。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危。以。肅。王。綱。三。疏。畧。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于。板。蕩。天。心。風。亂。人。情。咸。屬。于。仁。賢。殷。下。聰。明。天。意。慈。孝。風。成。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奮。然。海。宇。之。歸。近。聞。敵。興。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即。失。一。尺。為。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毋。誤。一。時。神。器。不。可。以。久。曠。今。古。不。可。以。時。移。或。總。瑤。樞。以。臨。魁。柄。云。云。上。俞。監。國。之。請。下。諭。畧。曰。朕。聞。漢。家。再。陸。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傷。物。豈。獨。其。風。俗。醇。豈。不。忘。累。世。之。澤。我。亦。其。忠。義。感。憤。豪。傑。勸。助。使。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討。書。長。痛。寇。氛。遠。視。戎。旅。二。十。年。來。未。嘗。兼。味。而。食。重。負。而。處。此。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滿。服。委。身。奔。竄。孤。中。夜。卧。起。涕。泗。橫。橫。城。得。少。履。一。旅。之。師。周。平。魯。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形。子。豈。受。板。蕩。哉。今。幸。南。安。靖。肉。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無。衣。一。二。文。臣。以。春。陵。那。那。之。義。過。相。推。戴。感。動。路。人。神。器。乍。燭。天。命。未。改。知。明。明。赫。赫。之。際。願。我。太。祖。佑。其。子。孫。猶。未。有。父。也。自。今。孤。親。總。六。師。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忠。與。維。新。德。其。道。投。副。海

說聞續筆卷一終

內賜之意焉。

上親賢好士從諫如流一監國即議親征以恢復自任初至浦城水師總兵陳有以啟請印倫愛民上覽之嘉悅賜直銀五兩下諭云孤覽爾為之慨憤自允監國之後若一日李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獲一統舊疆未復即是孤負祖負民如奴在心知湯沃背斷斷不與齒盜并立天壤將敵內勤孤節倫愛民足徵忠諫孤監于古凡真忠臣必明指君之過失改正君身天下自定孤權坐閱見此啟本即是中興名跡着發時尚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朝見臣民于廷安隨出榜安民云寡人布素十年毫無煩擾一切支應并一切錢絲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刺青見隨之時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後民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賣故擅取民間尺薪粒米即時祭款請究網打八十穿耳游示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爾官民一體遵依毋召拳拳至意

諭布政司云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為先今孤瞻仰孝陵不勝情痛既議監國于政必先祭祖方敢攝政連于該省擇一公所造諸祖牌扁曰行太廟以便屆期行禮按易享帝立廟萃渙之大義也此舉可稱知所先務即位數日諭文武諸臣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肉汚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剝頭如在水火朕今誅逆使旌忠臣外著于八月十八日午時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尚賴文武臣民勇効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必報朕不食言復勅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屏玉各器此上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性愛民至意違者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御門親餞肅伯黃斌卿授以印劍賜以銀幣勅諭有云一統不全即朕不孝三吳未復即卿不忠盼望我孝陵臺塔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島歸復御製詩送之云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振征寸心遠聖祖一德壯留京將廉天地福恩過事功成終始封勞振君臣共治平時文武羅列郊外饒鄭鴻遠解所乘玉帶贈之筆答登肅觀者夾道

楊文驄賀登極表摺云自統筆神允必以陶唐為祖功同神禹遵從明德興基三百年德澤在人人心比于夏禹咸謂遇矣十三宗大河由己手賢子免不亦遠乎陛下

乘乾御宇俯軫救民為姓瞻仰白水真人之地六龍騰服起赤符帝子之祥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極文之照啟止黃龍痛飲比周武之甲子更自昭明白周鳴岐想漢光之乙酉于今為烈臣志本報歸于房之權未隆奈天不祥漢曹沫之耻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祈齒頰南走越雖寸心既枯猶不死願隨馬足此各拜上給勅印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即院閣院于鼎卿印曰恢復南京整理

浙兵督師關防 御製 上親征錢正先鋒部鴻遠副先鋒部彭登壇授錢先期工部于洪山橋之陽搭一木臺高一丈方三尺四圍木欄奉上帝牌一位大祖牌一位上先御善善冠至臺所百官吉服行禮武臣各戎裝左右侍御先鋒各服入就位行四拜禮畢趨出馬戎戎上御武服升臺先于神牌前行五拜禮拜畢立于神位之西稍前南面鴻瞻授錢御先鋒北面跪兵部取錢跪上命授錢兵部官小亦立于先鋒東以錢授之先鋒承之以授執事卷連立于西鴻瞻贊叩頭跪上東向贊賜錢先鋒官及內員俸賜錢酒御先鋒跪受錢候上成勞畢贊叩頭謝恩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親御甲冑于臺上跪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步伍建旌旗鳴金鼓得兵

就道執錢官奉儀前行上解甲冑仍御其冠回鑾是日風雨晦冥錢不成禮太祖神位吹倒御先鋒又有怪馬之事人咸知其不祥初諭行在勅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等各有選用州縣官借糧之責准各以原官奉禮等衙蓋軍中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帶吏部科街者取其便于府縣無官構官應會舉廉也戶部科街者取其為兩到處催餉今不置也兵部科街者取其軍中令知國法不許冒功官民也禮部科街者取其便宜赦罪錄功并省直忠孝節義得先行旌表後奏恩並違有髮為順民無髮為難民之勅令也內閣即以此意各給勅書與之

命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聯絡義師諭曰此行酌破積弊而明整舊當大展忠誠令人指曰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向是朕親簡爾之不善即朕不明爾之有為亦朕善用江民憔悴于食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赦大貪必斂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說話至諭切諭想者記着

吏科陳洪冀上劾忠十事曰重王言慎執封嚴用人辨緩急專兵事擇實動杜翻案

更料陳洪冀上劾忠十事曰重王言慎執封嚴用人辨緩急專兵事擇實動杜翻案



莫國維情名器。正學上答云所奏十事。國勢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朕躬者。朕自當察閭閻各街門的着寔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着加禮一級以勵直言。各衙門之

十二月初六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集。朕命南平縣小民張安禮等。數百里躬進米豆酒醴。遠迎王師。上嘉納之。命將米酒分賜諸將。安禮等給與序班冠帶。仍賜號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云。朕今正位。福宗志。當祖教。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至京。河南兵備都起知爾在厥感念。時常賜爾手諭。爾當速聯英傑。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招。爾其善為宣布。不負朝廷。朕親臨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輔臣黃道周聯絡忠義。糾合鄉勇九千餘人。從廣信出金衢。前後擒斬偽官百數。通衢換某與。不致忘其師也。境上密疏其短。公初不覺也。繼而請兵請餉。絕不一應。乃知其由。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山中。孝廉某公門人也。清帥張天祿執某妻子。令某設計誘公。執于其家。并從軍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瑛。賴叔儒。四人俱傳

漢明倫彙編

卷二

四

送江南省城。公欲盡節。士起曰。此去南京不遠。倘得面數水。時侯國之罪。魂魄得傍李陵。死亦未晚。公從之。遂行。作詩四首云。陋巷慚顏。行善自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宛振。屠火難棲。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妻。妾。晏坐花朝。火樹難開。眼水城。塔着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留青冢。白頭遺漢史。無遺恨。感。探髮。為君親。搏虎仍之野。投針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怒子不知。怨。開人。安得。開。就。地。猶半壁。未忍。臨。文山。諸子。敢。吾。骨。音。八。知。我心。為。誰。分。板。蕩。不。共。浮。沉。鶴。怨。空。山。淺。難。鳴。中。夜。陰。南。陽。江路。遠。帳。作。卧。龍。吟。至。南。京。同。不。屈。死。事。聞。上。曰。道。周。身。陷。履。強。節。先。日。月。請。其。遺。詩。刺。心。流。淚。朕。負。道。周。未。能。救。于。事。前。道。周。不。負。朕。真。誠。擁。戴。于。先。典。豈。不。辱。于。後。郵。典。尤。當。破。格。贈。文。明。伯。益。忠。節。建。祠。立。坊。遺。詩。立。碑。廟。門。平。直。按。郵。芝。龍。借。用。監。國。留。後。字。詔。改。正。之。曰。福。宗。任。二。王。為。居。守。卿。以。勳。勳。為。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核。照。勳。填。注。不。可。錯。誤。上。因。黃。克。輝。敗。降。鄭。鴻。遠。一。級。改。太。師。為。少。師。又。以。鄭。彰。兵。清。華。藏。令。芝。龍。進。水。勝。伯。并。大。將。軍。印。黃。鉞。勳。劄。又。以。黃。斌。卿。久。托。舟。山。未。有。寸。功。虛。康。康。餉。劑。其。伯。爵。上。之。將。將。殊。有。標。然。而。芝。龍。狼。子。野心。吳。志。亦。由。于。此。論。輔。臣。朱。繼。祚。曰。君。臣。一。體。雖。小。臣。亦。必。加。恩。法。

自青近即大臣亦從實。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體。以廉。登極七月。禮備至。乃始以聖卧之套。必待朝廷。幾次。溫。品。如請諸葛。及至一籌不展。推委因循。毫無君之真情。止所假恭之甚。例朕今舉目不知所傷。殊可痛傷。看今日之情態。則知世朝之于夏言。神廟之于張位。烈廟之于劉鴻訓。皆不得已也。此次誓且從寬。若再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委于中書。或將緊急勅書。故意延擱。要壞國事。或當會要之。本不肯准。論或當決斷之事。上則推候。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三尺具在。祖宗大法。斷斷必行。爾等計之慎之。呼吸死生。大速不醒。不得如此行也。嗟乎。隆武帝之英明。不下烈皇。而一時際會之臣。如繼祚。鳴。復。等。武臣如鴻遠。斌。卿。等。出即敗。居則。蘇。國。雖大有為之君。能以孤掌鳴乎。甚矣。彼其赤帝。千古同慨也。

天與所育。生鄭獻可。謀立生祠。以祝萬壽。詔旨之曰。朕紹統七月。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救。推朕之。不足數。朕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以來。上無血性。擔當之。輔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兵餉之。我百姓。朕寃痛。心有何功德。作此妄舉。速速停止。無重累民。

有遠方士上書條陳大計者。上覽而嘉之。即賜召對。得之酒肆。已大醉矣。跪拜未畢。跟踉仆地。唯喊狼藉。御史糾之上。曰。書生未請朝儀。且以遠方之士。上書陳言。未卜用否。祗郵無聊。排遣至醉。此亦人情。朕未先行宣示。而倉卒即召。此朕求賢若渴之虛懷。父子詳慎。非其罪也。命扶歸客舍。明晨來對。又有疏乞。罷邑。自劾者。上召諭曰。朕方器服。求人。豈吝一縣一邑。但此時。縣邑。強半危。疆。諸生自。倘有外侮。內。能保障無虞。否。倘其未能。毋以身試法也。

學臣毛協恭。繼進同鄉各臣書疏。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人不洒淚。思。枕戈待。朕必親授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時刻。爾爾。志。毋。祖。偏安。

初。處州道臣。將十縣糧餉。分給勳臣。劉孔昭。督臣。楊文。曉。單。前。時。二。臣。互。有。爭。執。上手諭云。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而涉于爭。不如分餉而歸于和。今復兩臣同心協德。再勿爭。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分限催徵。以息民力。不許差人至縣辱官害民。違者。着該管官具疏。奏。輸兵部。部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于卿見之。其具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俱。經。朕。手。眼。此。後。卿。部。凡。有。緊。要。本。章。即。于。封。上。搭。一。紅。卷。上。書。要。本。乞。速。批。行。庶。即。先。批。發。卿。切。

漢明倫彙編

卷二

五

上以民間食米全資運載流通諭禁官兵凡往來船隻一概不許封禁以絕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私拘控緝又諭云朕聞浙東兵艦更端吞噬劫掠士民貧富俱無安枕如朕親罹水火折中士紳在朝者速議拯救良策

諭吏部主事鄭履唐曰朕獨居不御酒肉已久豈為難事若王言屢屢時事使然朕豈得已至求治過速止為心切親履言樂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又覽戶科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疾真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左賊懸旆此明涿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為念者爾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舉措刑賞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朕躬之過也從君務政核臣亦須猛省

四月初五日上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上不許曰朕奉天統已近十月幸陵未見百姓不安又因循于內武擾害于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豈可晏然自居聽群工慶祝即惟予行在所總用大半一分遂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于旁又諭行在為朕寺朕奉天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難阻愧恨甚深善日斷不受賀文武亦免遠祝但願與朕同心靖社不在區區之跪拜也再行申諭着即確遵上卧新當胆之志復仇

守收之心頃刻不忘一免元旦之賀再免誕辰之賀情詞真切請者感動而有君無臣大志不遂真可恸哭

留守唐王秉鐸請回鑾上諭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督駐足津正規進取止以戰守總無成莫文武仍不同心倘缺兵甲內憂外懼不得不迴環却解計慮萬全之着兼以農事方殷驛路艱苦朕愛民切切于宜急重田王知朕意毋惑謠言

勅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云臣民擁立朕躬志營救民雪祖逆冠雖仍尚可暫守而養銳請臣議紛紛殊為違事禁舍今國姓成功功迴關回來迎駕暫至郅武相機出關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寧遠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并以此六字察驗臣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變條陳外若有敢請回天輿并請退避廣東者請臣必從重議罪餘立斬以徇後有記言駕回天輿者上大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為此言惑亂耳目即應立刻察明斬首以儆餘謀

諭吏部郭維縉曰此番考選朕親簡定或偶闕于無心之言或見其有一二勤勞可取皆由朕性過急痛念民生倘有未當御宜執奏以收成命事協至公斷不為忤

禽新仙游縣山寇百餘奏聞上曰賊首累累誰非赤子乃至犯不赦之條朕究切憫

念大哉王言何外下車之泣

禁地方官官買云上帝命君惟為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今風流行民始不悉州縣之有行戶寔害民惡政官之積有良心者尚給以俸比市價十去五六其無良心者直索取如奇更齊綠之奸孔百出朕昔游岷久知此弊宜行改革急救民生在外都察院轉示所屬格遵違者必置重典

嘗史料給事宋作揖銀牌二面文曰植履上諭曰作揖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掖垣却暮及金真滿世之膏靈光也

諭輔臣何吾驥曰朕在廷日久浸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受寬出關擊定一件做去尚為得法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彼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租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催林咨并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行

上諭平西龍輔臣吾驥吏戶兵三部曰官兵虐民極而從此為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為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川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安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勇胆自寒中興收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

江南布衣程驥疏直言上曰此疏于古今得失之有亦有所規切朕躬處言言樂石誠可嘉尚准候對上官之不受疫病卒上憐其才暗給林待詔賜銀二十兩以藥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之亡朝廷即少一助賜金着與立一碑仍賜四路物石云生既盡君臣之義死亦漂華夏之防名稱大明正士定關天地綱常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于賊而壞于兵而壞于官殊可痛念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道遠于家驛賄于途畏縮不進漁細細民的通着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安輯地方

李錦春閩賊捕于季過也號一隻虎奉閩晏高氏渡洞庭據山紫督換招降之具疏上聞賜名赤心校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封高氏為貞義夫人勅諭有云爾以善教為慈赤心以遵母為孝慈孝既萃于爾門忠義必成于功業爾其時以大義訓子俾其一德明良始於後上既憂為堵巢錫以永厝閣部撫湖南赤心就招捕臣

然禁鴛如故在營稱高氏為太后其疏稱自成為先帝朝議亦姑聽之何膝蛟以閣部督師馳騎入其營會師取長沙封與國侯高氏弟必正等封伯十餘人而赤心肆掠不止

上諭平西龍輔臣吾驥吏戶兵三部曰官兵虐民極而從此為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為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川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安遠民自安民心既固勇胆自寒中興收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

當是時楚督何騰蛟總兵王永成馬建忠李赤心等保湖南以窺江左舊撫楊鶴捷  
常德以應辰沅長寶衡永一帶江督萬元吉閩臣楊廷禎御史陳善等起兵南魏以  
順吉捷建廣之間保聚數十萬一時響應上復命督臣楊鼎和馳諭川輔王應熊滇  
督吳兆元督督樊一衛催募兵將兼冊富順為蜀王命鄭鴻遠出仙霞關施福出崇  
安關鄭彩出杉關皆屯後郭傳接浙出福寧分水關黃斌卿督水師由海道抵溫台  
人心踴躍調度兵將俱井井有條魯監國扼錢塘而守惠藩鎮廣東丁魁楚守梅嶺  
而上親出南嶺亦中興一大機會也無奈壞地偏小兵餉兩缺御營將士召募未足  
而監國亦羞于浙境鄭彩潰敗于前若君無一德之臣將無調和之士奸人撤備遂  
以不守哀哉富蘭局初定芝龍擅定策功亦竭力輸助上至以先生呼之且云孤之  
南來實惟先生是倚在朝則孤之腹心在邊則孤之左右手也然芝龍狼心未除其  
子弟皆擁兵自衛多驕橫無禮見上之英明綠校意殊不樂上出駐汀命之居守既  
而芝龍自稱監國留後上手初令去監國字又以兵敗削鄭彩伯爵又以人言誅其  
姻陳謙芝龍愈不樂初與道周才盾道周遂奮然東行投絕被執復與吾賜議論不  
合時清兵已抵嶺下芝龍盡撤嶺上守備悉運城中火器兵甲歸海上臨行復裝北

說聞嶺南

卷二

八

庫大砲聲如山崩而去清兵抵嶺見虛無人設設伏誘之連兩日乃敗度上日治兵  
于外為收復計而不意芝龍之內變也豈非厄運哉  
上在延平知大事已去將入龍為陳謙之子率騎進軍遂及于難謙武進人弘光時  
為總兵資詔晉芝龍南安伯比請奏獎書南安謙謂芝龍曰南安僅一邑安南則東  
兩廣請留券易詔更晉伯為侯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聞南變謙遂留關或  
言為魯藩心腹與鄭交深恐有內患將誅之芝龍為跪請至夜半傳片紙斬之芝龍  
伏哭甚哀以千金治葬遂稱海寇押至臣無海則無家拜表即行而守關將施福盡  
撤兵還安平至是汀陷上狼狽出奔謙子降于清遂率兵追駕及而被難僕行者何  
吾驥郭維京放散去朱繼祚黃鳴俊被執繼祚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充  
疾辭免  
大索伯曹公學佷初見朝中文武不和知不可為嘗曰戰守非吾事天欲作閩莫寬  
錄可成時公方得倘不作明有死而已三關兵撤敵騎長驅聞上去廷津即削髮為  
僧會閩省首生存葉中書張份僧不空等鳩眾起義殺清之掛示安民者強公歸措  
餉公知其無成而嘉其志助以千金乃降神黃文煥之子璵密報貝勒促其兵至吳

等遂散公聞兵已入城曰吾志久完今日正吾盡節日也沐浴縉于中堂傳聞學冠  
北兵入走至門人汪亨龍家為汪之仇家執賊北帥不屈死之初公被執于石牛村  
中作書以骸骨託汀士民述其狀甚悉陳濟生親見之  
輔臣路振飛追上不及自縊于邵武山中  
上游巡撫吳開禮遁入山寺不肯削髮曰豈有堂堂撫臣而怕死耶率鄉勇起義為  
亂兵所殺  
延平太守王士和正衣冠經于堂上  
衛指揮胡上琛與妾劉蓮並坐中堂服醜而死琛時年三十八妾二十一有子喙母  
撫養母賢不奪其志  
通政馬公思理死之  
清兵至海按臣鄭為虹開城守百姓請出降不可請出走不可被執不跪今刺髮曰  
魯國不忠辱先不孝不忠不孝生亦何用寧速死髮不可去也明日復召青翰餉虹  
不應民欲代輸虹不可遂遇害科臣黃大鵬都督洪祖烈都司張翹管翼父子戶張  
萬中軍游擊原某虹僕陳龍俱死之

說聞嶺南

卷二

九

芝龍既歸安平軍容赫煥戰艦齊備砲聲震天地猶豫未敢迎清自持先撤關兵一  
矢不加為有大功而兩屠素屬所部若招兩廣以自効不失閩廣總督也貝勒今所  
厚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為罪耳貝勒貽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  
將軍能立王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  
此豪傑事也今待聞尊總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與將軍相見者欲商確地方人材  
也芝龍得書喜其子弟皆勸入海不願降而芝龍田宅適八閩棧馬繼登遂進降表  
至福州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益喜聞事略定貝勒將歸遣芝龍送之貝  
勒過芝龍舟命酒痛飲每進一食必加贊歎見一人必加褒數信宿乃去芝龍過舟  
報貝勒勤款之曰我所用人粗悍凶暴何足當公意命悉取芝龍舟中庖厨僕從來  
供飲食侍左右乃大喜芝龍心亦自喜而不知墮其術中也留信宿已出聞乃謂龍  
曰公功高同我入京一見天子何如芝龍以未風戒龍曰公之左右僕樹悉在是矣  
宜憂無行李費耶命取二萬金置舟中令龍面作書告其家龍曰北上而君乃龍本  
願願子弟不肖今擁兵海上萬一有他變奈何貝勒曰不至是即有之與公無與也  
遂授以行鴻遠彩成瑛皆半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藩芝豹獨



奉母居安平。迄能至京奉朝請後為所統

外史氏曰蓋請天與諸勳及諸托答而不禁其悲憤填膺。傷哭欲絕也古亦有云

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其謂是乎。夫以烈皇帝之聰明仁聖。宵旰勵精而大化未終。皇

與遜得此亦千古未有之奇變也。聖安以桓靈庸庸下之姿。臨東昏奔淫之權。金陵王

氣。雖然亦盡。此自人事。無足怪矣。乃若陸武帝英邁不凡。恭儉禮下。從諫如流。懷賢

若渴。兩年中。淳復勤勉。委曲鼓舞。自用兵措餉外。無一事分心。自當祖安民外。無

一言他。及真誠刻切。可泣鬼神。而且賞罰嚴明。恩威交濟。使得李伯紀。虞允文等為

之相。李郭韓岳等為之將。光復舊物。豈待問哉。乃公中之賊。閩方酣。閩外之鴉。音未

報。撤關去備。足敵長驅。馬光之業。因于陸律。蕭憲之謀。壞于柔荏。軍不傷哉。夫以弘

光之空庸焉。而亡。以烈皇之仁聖焉。而亦亡。以陸武之智勇焉。而亦亡。雖曰人事致

之。然使宰詔不生。何至沼吳。一老慈遜。猶可存漢。惟天夢。人盡泄。池下民之孽。又

誰咎乎。

閩縣男子趙卯。見刺髮令。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違令耶。曰。吾豈不刺。有妙于刺者。乃

市酒內請父母暢飲。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將刺去。此豈髮膚有恩耶。請拜謝

父母。謂其子曰。爾為我所生。可不拜而刺耶。拜畢。日已暮。曰。明日刺未晚也。俟父母

寢後。命二子去。乃書壁曰。男子趙卯。不肯剃頭。死。擲筆自縊。卯以糴米為生。生平最

與。不屑肩刀。雖此舉人為贊。皆生色。

萬安令梁欽。光于溪。揚州人。金聲桓攻城。公守而圍。城頭砲擊。所殺甚眾。清法。凡抗

敵者必屠。城陷。聲桓素知公。欲生之。為題官。而公誓不屈。聲桓作家書付老僕。手

集詩文數首。顏曰。牢騷之言。且冠服自縊。書云。但知生當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

是方見古人。情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即了此局。請書做人。止了得自。知怨天不

得。若大江。西。止有我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家下事。以耕種聞門。守法免刑。為主

餘不足。逾。母親年老。潘太太無依。傷心之痛。在此。忠不能守。封疆。孝不能贖。父母。義

不能周。濟友。生知不能保全性命。生平負。缺遺恨。終天。幸平昔宗門得力。不難。撒手

將。產耳。此是寔。寔。盟。汝等可免俗人之悲悼也。送內歸家。云。霜風。淅。雁。南。無。恐

見。孤。舟。送。北。歸。骨肉。遂。成。生。死。別。家。鄉。偏。與。弟。魂。魂。龍。板。鳳。附。知。何。在。鷓。鴒。為。哭。敢

道。非。還。笑。黃。冠。無。用。處。龐。家。相。對。補。禪。衣。六。言。云。曾。請。出。師。一。表。死。以。計。賊。為。名。幾

番。對。人。說。過。到底。讓。我。攸。行。此。世。幾。無。心。肺。十。杖。誰。是。憂。英。泉。下。未。能。瞑。目。引。領。尚

家一成。又自莫天生。純漢功名。落在誰。只今城郭。都非。幾。做。黃梁。一半。刀。砧。任。爾

相。加。生。死。已。有。定。其。不。均。計。較。思。量。跌。碎。枕。頭。自。息。又。莫。道。先生。出。醜。孤。城。獨。力。堅

守。吳。天。不。念。民。窮。此。身。已。非。我。存。後。來。忠。義。肝。腸。不。向。外。人。分。割。留。得。自己。主。張。便

是。天。長。地。久。示。符。記。云。落。落。忠。魂。亂。世。情。孔。孟。仁。義。讓。誰。先。捐。軀。大。快。平生。志。豈。肯

尤。人。與。怨。天。不。可。爭。時。時。不。能。盡。理。自。序。云。虛。原。作。離。騷。結。揚。子。雲。為。畔。牢。愁。製。均

不。過。恨。恨。江。子。子。雲。亦。復。前。條。閣。下。爾。爾。若。梁。子。有。懷。沙。之。痛。無。執。戟。之。懲。而。載。囚

行。陸。晝。夜。憂。亂。合。牢。騷。二。字。以。名。其。言。斯。為。確。乎。前。以。死。事。悲。過。之。不。取。也。後。以

制。賊。賊。此。物。之。傷。人。也。牢。騷。之。言。甚。于。痛。哭。矣。佛。氏。以。寂。滅。為。樂。修。死。也。太。上。以。形

神。俱。妙。修。生。也。獨。吾。天。子。有。殺。身。成。仁。之。說。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牢。騷。之。言。大。半

祖。此。仁。人。君子。見。是。集。者。或。悲。其。志。憐。其。心。補。其。力。庶。幾。存。知。言。之。意。

周。定。祿。字。翼。雲。丙。戌。監。軍。信。州。被。執。不。屈。死。傳。復。是。以。詩。云。師。中。請。斧。烈。秋。霜。壯

獨。生。魂。拜。大。羊。罵。賊。悲。歌。家。鼎。鑊。思。君。變。口。口。口。黃。農。虞。夏。同。誰。不。城。郭。人。民。抵

自。傷。摧。折。千。將。埋。獄。底。應。沖。斗。斗。有。餘。光。

傳。復。是。鼎。鑊。辛。卯。四。月。八。日。被。執。崇。安。依。村。題。詩。云。浴。佛。傳。名。日。孤。臣。竭。節。時。林。刑

顏。彩。鳳。與。狗。噬。靈。麟。斷。首。玉。寧。碎。剖。心。山。不。移。爭。留。甲。腹。在。斷。示。漢。官。傷。豈。一。杯。亭

弟。趙。公。汝。惡。云。千。載。名。輕。酒。一。觴。孤。忠。慘。沒。抱。斜。陽。如。公。共。有。三。閭。怨。愧。殺。當。年。趙

子。昂。誓。古。云。顏。影。蕭。然。衣。滿。涼。孤。臣。力。竭。告。先。皇。祇。存。三。寸。常。山。舌。捫。向。章。江。罵。犬

羊。杜。鵲。云。幾。年。帶。血。叫。蒼。天。日。暮。春。殘。墮。單。烟。不。信。歸。家。能。拾。樹。化。為。亡。國。苦。啼。鴉

永。曆。帝。諱。上。由。下。楓。桂。王。帝。溫。之。第四。子。也。先。封。永。明。王。桂。王。建。國。于。復。崇。禎。中。獻

賊。破。衛。王。揚。官。眷。及。第三。子。避。入。粵。世子。次。子。被。害。帝。逃。至。永。州。亦。被。執。將。解。衛。而

廣。西。總。兵。楊。國。威。之。兵。至。時。宣。國。公。焦。璣。方。為。國。威。鎮。鎮。推。眾。登。陴。擊。賊。賊。潰。破。糧

出。帝。披。上。馬。帝。不。能。騎。馳。負。之。里。許。渡。河。肩。輿。送。入。粵。與。王。官。眷。同。居。既。而。王。與。第

三。子。相。繼。薨。帝。奉。太。后。入。格。城。移。居。肇。慶。隆。武。榮。慶。守。宋。治。燭。與。兵。侍。置。式。相。謀

監。國。時。督。臣。丁。魁。楚。以。陸。武。出。狩。無。確。信。尚。猶。豫。後。汀。定。先。後。奉。使。諸。臣。畢。集。禁。之

江。游。而。輔。臣。吾。鵬。自。汀。間。道。歸。粵。馳。書。魁。楚。具。述。汀。變。且。言。帝。儉。厚。當。立。乃。上。箋。勸

監。國。三。上。帝。允。之。

魯。可。藻。曰。上。生。而。厚。重。靜。嘿。絕。無。酒。色。嗜。嗜好。事。太。后。極。孝。太。后。習。文。墨。晚。事。魏。到

決。諸。務。皆。當。情。理。上。凡。事。秉。承。印。位。之。明年。清。遣。蒼。梧。道。陳。斌。承。任。夢。城。陸。履。揮。而

言曰此水明地也及入粵過全州滿徇勸佛身忽墜正上出還坐有聲皆以為有天祐云

丙午新書云丙戌九月福京失守兩廣總督丁魁楚自督首撥攝家軍事粵西撫臺瞿式耜督宗伯與知機密擁立柱王子為帝以聲靈所著為行宮此十月初九事也時廣東布政顧元鏡同舊閣臣何吾鸞解脫生俱自閩逃歸初陸武徵兵于魁楚楚遲遲不應時觀生以擁戴功為輔臣露章勸之至是投魁楚楚拒之乃歸廣立陸武之弟卓鏡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為行宮

紹武既立加學道林佳鼎為總憲督兵下肇慶與永曆爭魁楚聞之乃加式耜督行大司馬事提兵至東峽口禦之十一月十五兩兵相投一砲而佳鼎殲焉偵者誤傳罹貽諸臺省部屬皆新設逃徙一空上隨東西下直達梧州東稍稍集太后馬氏呼者中李用楨臺中程源等面詰逃棄狀適罹報至知勝敵諸臣伏地引罪遂奉上舟下肇慶別遣清江伯嚴雲從獲三官駐桂林十二月李成棟突入廣紹武方幸學習駐叻傳殺西賊至時廣州州府永曆為西賊獻俘于學訊之則清兵也君臣相顧失色滇衛官民俱散紹武被執於養甲命置椅曰朕豈就犬羊之坐進茶曰朕豈食腥

腥之味遂就籠養甲殺在城趙仰諸王并宗室十三人觀生曰汀之變吾應死高以差出在籍今得死所矣自縊于朝房而元鏡等皆投誠魁楚等尚未知也上于二十五日間廣州信肩輿出城駕小舟西上兩峽文武奔投

丁亥正月朔上再達梧州魁楚扶重寶西走岑溪次相李永茂晏日曝太僕田芳等遊于博白隨駕者唯總憲王化澄戶高吳炳翰林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科屠鐵道程源中書吳其富洪士騰錦衣馬吉翔等時李用楨奉使交趾式耜在梧州二月上抵桂林以智炳入相以智炳南漢上手幼七世有唐德宗不能用授繁古以有先命而宋後一月式耜至時湖廣武岡州及長衝寶永四府尚為我有議駕駐武岡置相留守桂林以智忽棄妻于八山去王化澄吳炳典閣務并馬吉翔等隨行四月上至

武岡用道臣嚴起恒為相百日間曹志建王朝儀等數十人皆率眾來歸皆河以北志賜歸皆何騰蛟為總制駐衡州堵胤錫為總制駐長沙聲勢大振八月二十四武岡賊上及宮眷以小艇南行閩臣吳炳不及從十一月中旬至泉州又欲至南安為亂兵所阻吉翔左右帝舟甚力分命閩臣化澄支左貞毓聞道道三宮往南安上仍至桂林嚴置並相

廣州府志 卷二 十一

戊子二月二十三日永忠叛承忠本賊將降于何中湘至封永成伯勉以兵叔上許在城各官相吊勒逆覆相亦被掠盡城內官民眷屬賜去吉相獲上至南安隨駕

亦起恒吉翔吳其富洪士騰許兆進尹三聘四人皆及兵高蕭琦七八人耳潘柳二府陳邦傳尚為上守起恒以首撥兼太宰四月十日廣東年成棟反正以全粵來歸遣洪天報潘潘年結三人齎奏駕歸瑞州收繳兩廣印信幾五千顆亡何金聲桓反正以江而求歸藏未疏于佛經部而中奏至化澄再相朱天麟從太平府至亦相晏清自田州至為家軍吳貞毓更待兼憲副先遣下廣答謝成棟張胤吳兵科兼翰

彬張佐辰自貴州至掌選司顧之從張起王者友等皆至兩月方下肇慶駕至潯州陳邦傳挽留請功于是有慶國劄付官邦博浙人原任廣西總兵陸武中掛任督將軍印台慶國公曹通于成棟時部劄外首欽到謂上用寬降出不由吏兵兩部者也八月朔至肇慶成棟迎駕一百里外上慰勞備至至宮儲銀一萬兩以備賞養衣餼服用具備行營整飭人皆歡悅十二日成棟陸解上南都欲下贛州因奏曰南雄以下事諸臣工任之庚關以外事臣獨肩之

左都袁彭年者向為周宜興腹心宜興敗首背之後降清為學道出示有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非致成冠博學定亡國之陋規語及從成棟反正復狂詆他人橫制當官時成棟有養子元胤本姓齊河南人留肇慶為反正功臣最尊者洪天龍為吏侍潘曾緯為大理正李琦為學道三人皆成棟所遺故與自廣城來諸臣為一黨嚴王朱三相及從駕自廣西來諸臣為一黨又有從各路來者若憲副劉湘容禮高吳傑吏都丁時魁兵都金堡戶都蒙正徐禮都李用楨文選施召徵光祿陸世康太僕馬光

儀等為一黨其廣東士紳新用者入自為一黨元胤為人卑易客至不揖去亦不送簡傲殊甚而人爭事之十月初十元胤受成棟密計殺清撫佟養甲時廣東一省成棟為政桂林平樂豐相為政慶連柳州焦新興為政潯南忠大陳慶麟先通成棟棟薦于上至是金堡疏擊之邦博疏辨云皇上前兩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並無一位

兩衙門何至今日議論紛紛若以臣為無兵無將請即命堡為臣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朱天麟果擬有金堡何人朕亦未悉之語票旨逸科臣丁時魁大怒蓋率科道十六人連入丹墀掛冠而去時上正召馬光進論五年前逃難入全事忽聞外變收回前旨天麟即日被放歸里諸臣始舊供職天麟素不愜輿論在蘇有朱柱之目在粵有朱茄之號至是得罪去

廣州府志 卷二 十三





選推漢地兵使元十若百岳首氣谷聲一列門無守多兇頑附城守司爭海點節制  
持盾者降者范城除永思即死之榜水營元在官文與武浮海第如兒糧蓄三年富  
天飛一炬轟掃除移運盡大殺去毀橋守不撤人帥廣賊皆委身降漢賊人馬歸  
李勣不能解兩王方對李勣曰此其窮矣惟欲死西門千直說賊軍城下殺賊甲  
守人下賊下會會賊軍況不復守  
李勣曰死後五虎即以帥柄推永和其完諸勳鎮比肩事李莫肯相下時朝議另推  
總督而劉遠生題與之雖云警署已同即真至于雄關尚有閻可義堪任可義死無  
人肯代永和亦不能調遣矣五虎以推實豐伯羅水權權云別人在家快樂今我  
受苦敬來惟一走耳丁時魁等猶大言欺上云廣城有永和南雄有永權夫何憂  
劉湘容秦人江換劉廣鳳其兄也陰武時內臣王坤奉使至江西廣鳳贈以百金坤  
交而容秦繳之上留中嗣以他事遠鳳復湯未質解餉入閩上問江廣官來質言江  
撫廣鳳才可用但周全世故何遂荷敵誣上曰卿見周全世故的肯安心做事度因  
述坤事曰所以不即處秦不欲行內臣言也賀曰如此坤可重用矣上曰汝誤矣此  
輩往往以小惠小信當人主安知今日百金不為他日十萬金地乎湘客聞之恨坤

至永曆時劉永胤入逆拜為兄而以是擊王坤屬之永胤當因奏事言臣弟湘客有  
才有品乞皇上太后重用上不答明年留守式托薦入詞林充總道遂上覽奏悅笑曰  
可足臣弟湘客歷一時傳為笑柄廷杖後賤配為民  
劉永胤陸武時為定營心鎮武周武周為滇黔蜀粵八閩孔道任官過秦胤皆水接  
有禮雖目不識丁談吐如文士又水兵有紀律眾共賞之然外謙恭而內驕橫永胤  
時馬吉期使回薦于上上以容勅召入扈及上舟于全州即面勅王坤奸狀于龍井  
銷坤上岸安置永州胤母壽上賜金幣許章文武內閣以下拜即追復李武因南寧  
俊張先學欲統兵入扈與胤為難于武岡之路上甫度河橋斷不及渡者十之二  
三先望遂上新軍大肆抄掠胤屢扼要守請勅馳諭乃還聞寶慶臨鳳力任戰守自  
出禦于結溪浦清兵列營棚外里許每一騎出一彈傷之一日傷百十計歷三晝  
夜砲擊甚多清計已窮有狀策者款以小布袋裝火藥然而擲之營棚皆舉度為火  
所焚遂不能克上奉兩宮踉蹌出奔奔粵從危者馬吉期劉崇昌二三人耳隨駕僅  
黃袱數包金盃一而已承胤逐降清與清冠結瑞臨沅州

初督師何公騰蛟至長沙無一兵城經獻賊破後大兵繼過成拔兵坐鎮月餘兵漸  
集招撫漢閩之郝永忠王進才等軍勢乃振永忠初至督師兵將無幾約曰必叩頭  
歸誠然後收永忠曰城中隨衛寡弱而有此氣概是不可測遂甘心俯首以降何公  
亦思過恒厚永忠敬愛之踰舊人然而狼心不改自郝走永轉執道官楊永泰慕之  
日中復自永走道州擊禁州官而以判官補之復題主事蕭琦為會院督其軍餉以  
主事頭升會院以武臣題授文臣從來未有也既而聞敵報清遂入桂林焚洗村  
落幾盡復新興時在平樂閩之即遠桂永忠體勤督撫宿其營中連車騎至公語  
良久拉永忠入其後帳復與私語旁若無人永忠踏地小飲而別先是郝軍至民爭  
避盡俱公還而趨者如市疏米魚肉不可勝計永忠愈恨下鄉強買民愈仇之乃索  
餉于留守以下蕭琦為之聚斂而桂林各村市自相團結以備盜賊其首謂之固頭  
永忠尤恨之多方攻擊殺戰無算上勅諭再三乃止復落江戰北迫上移輝大掠城  
中官俸無一免者守輔留上不得亦被搜掠逼令出城賴總兵周金湯回桂駐守馳  
請守輔入城而魚腹亦遣鎮標率兵赴桂大有斬獲乃稍定  
何公騰蛟初令南陽設守有方器操撫陳公必讓馳兩查夜至南陽公具稟報必讓  
中夜擊鼓起二將于帳中叩杖簿賊至禽賊而還後為焚撫南都之詔至武昌也公

以創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問誰此身有付三尺劍耳左帥乃拜認人心始定  
及良玉聽黃澍之謀率舟師東下以公不從劫取其印公使家人懷印出母令為所  
劫至漢陽自投于江順流十里許遇一漁舟救之登岸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家  
人亦至乃從間道走蒲圻至岳州諸將吏請開府于長沙而夢庚已引北兵入武昌  
矣時各鎮之不降北而清者皆聚于湖南如王晉才王允成馬道忠牛萬才諸營不  
下百萬諸小營入不下三十萬而一錢一粟皆責辦于民間民間苦甚于苦賊公  
勉諸將以忠義假以詞色言及國事輒欵欵流涕諸將士皆感激聽命每有劫掠紳  
士度康金帛者公令箭一至即倉皇逃還無敢違而視沅撫督理諸公茂如也三年  
之間拒湖為險北師不得渡皆公力也丁亥中二王營卒以小忿相爭遂援甲而鬪  
各將亦拔營而逃北兵乃乘隙渡湖而岳長俱陷公擊小舟走湘潭入衡辰招來潰  
卒收復永保至中湘而圍長沙百道仰攻城垂下矣中湘諸紳堅請公入城保歷中  
夜宴將士期以明日破賊將士皆痛飲自奮敵將觸其機率鐵騎八百潛入外郭殺  
守吏者而代之遂奪門入一時火光燭天各營咸避公哭圍被執死之  
新興侯其公璉山西人從父索道于粵謀得國威威留之見案上錄其善取請之遂

新興侯其公璉山西人從父索道于粵謀得國威威留之見案上錄其善取請之遂

通大恩國威欲道所署堂旗鼓公亦心欲之後賊獻犯衝湖公率一旅守金末一  
年時邊變起招公不從引兵奔柳州從置公及陳邦傳擊蓋論功進副將蓋力守金  
得士心兵以強聲慶立進伯爵守粵以其體公舊部更命往鎮廣西諸督撫極其師  
十萬之衆致若無人入服其紀律公不俟勒印即日馳行會款兩匝旬甘棠渡浮橋  
衝斷船不可用諸士甲冑盡濕前鋒欲止公勒馬而中嚴督速進夜半入桂城與守  
捕控手道故甫明而清兵追桂高田山推二十騎徑入文昌門公不及披掛不俟得  
人提弓迎敵射固山死將士漸集乃統眾追二十里大破其衆連敗陽朔直抵平樂河  
高斫竹為筏方欲渡河而賊賊船放又奪陽朔乃還桂劉永胤來桂索餉與公部士  
賊公趨赴解紛為彈傷足無何清兵數萬薄城知王容相聞乘虛突入公忍痛登陴  
砲矢無虛發天明開門大戰殲賊無數別遣一師渡水東發後清大敗衣慢弓刀文  
移關防盡棄而逃追殺四十餘里越日復一支自粟水橋來抵水東公兵來源徑  
渡直前研殺清人馬俱傷倒戈奔潰再發兵取陽朔副鎮白肯沈煌營而返立斬  
以拘遂下陽朔克平樂部將守全清兵攻打八晝夜城上砲石如雨開門抵戰殺傷  
甚衆公復親帥大兵米全部將刺起蛟跳跳火而過直抵城下呼門公隨入守將欲

魏開傳

卷二

七

躍開門衝打連殺無算後全陽各鎮降清持袍帽刀帶道人米說公立斬以聞與趙  
印胡一清等恢永固之三月城內殺馬匹老弱皆盡突圍走大半被截留皆倉餘  
息而已公百戰百勝從未敗衄善騎甚多不能悉載桂林臨半嶺遠之出曰努力報  
天子公乃移駐南慶訓練其衆踏平兵力益強馳行在時陳邦傳駐平樂害其能已  
通于清遂于席上禽之公笑談如常見清帥欲用之百計勸諭提然不屈從容就  
義以死公用兵則岳忠武明大義則宗汝欽從容殉主則文文山真千古全人也  
陳邦傳初以禽靖藩功與魁楚同受伯封值肇慶賊太后入桂邦傳主冊簾之議以  
靖江王棟而止邦傳自請改封思恩小縣示不忘國恩上從之思恩屬慶遠邦傳自  
以思慮兩郡為采地而按臣章廷泰婿之更以兩郡為俸湯沐邑行牌藩司守輔疏  
駁謂國朝諸勳並無采地名色而湯沐邑惟漢高之豐沛光武之南陽高皇之濠上  
他未之聞也乃止粵東反正邦傳復宜作詔頒之有再登諸勳之手朕拜諸勳之賜  
詔開討畢成棟不與使臣為禮威陳兵仗使者長跪叩首棟不起坐數邦傳之罪而  
嘗之叱退少頃喚入候良久一婦人出與接見為室主相酬酢而別原任兩廣總督  
朱治欄已降清復歸自言遇清而不刺頭惟張孝起一人刺頭而不受官惟一人

東人多恨之邦傳疏請用為本兵台木下而部度已上召對畢謂閣臣曰詔旨宜  
慎勿令中書輕洩也起恒奏從來不敢不情上袖出邦傳部覆二疏曰此疏未下何  
以部覆蓋有全旨朕改會推為會議何以不遵起恒惶恐謝罪邦傳自認罪曰與輔  
臣無干上曰既是部覆中宜與一官如何卿差官奏奏總是非朝廷眾使然初  
閣臣曹傑即以一紙送邦傳傳即請吏部九卿科道至署即席其稿詰朝實上不暇  
問前疏曹傑下部旨之有無更易也蓋邦傳之措措橫肆如此不待叛朝廷實新興  
始知而上之英明輔臣之庸懦頑鄙具可見矣  
隆武時以堵胤錫為楚撫賜金幣手勅發諭諭于永曆時受督師之命統忠貞營李  
赤心恢刑刑被圍開城月餘不敵一出一以為旦夕可破乃清援至而赤心不知老營  
遂流端重器械喪失殆盡赤心徒步入蜀三日不食部下將卒降斬萬餘糧口載道  
胤錫捐餉三十萬專為此舉日望奏凱功垂成而潰赤心始不用命而畏敵如虎矣  
後赤心自四川走常德遂克湘潭時督師何公入衡留洪營胡一清鎮守遂下湘潭  
與胤錫議何統洪營及馬進忠等收星沙而堵統赤心等復江至來陽扎營赤心之  
賞馬官兵與駐衡之真營構黨凡衡以上各營俱以是泚不得赴何公之調而何公  
事敗被執送至長沙不屈不食為七日不絕古化為血而死事聞贈中湘王諡文忠  
立主公署上親臨祭赤心聞湘潭變走郴州聞柳變走星子一路焚劫途遇所建太  
后勝金亦盡劫之胤錫聞湘潭失特入衡自衛走郴為曹志建所要誘其將士三千  
云赴營獨食而轉一角盡殺之胤錫跳身走八富川拉開送至監軍道何國復寨上  
展轉入朝志建并誘國復殺之全家藏焉蓋緣盡忠貞營假道郴桂取糧于志建屬  
境故恨胤錫以此錫既入朝召入真詳賜龍祈總督天下兵馬時孫可望投誠請  
封可望原名張黑人以殺人繫長沙獄時堵公守長沙壯而釋之可望遂投誠獻僧  
王疏獻賊死間堵公督師遂來投誠請封陳邦傳擒詔縛秦王監國印稅之朝議無  
舊例封景國公胤錫謂秦王之封固非景國亦恐不厭其意使宜撰勅印封平遠王  
使揚畏知任具疏奏聞朝臣猶懼不敢任使尚萬朝入奏上曰胤錫已奏封平遠  
朝足雖小詔令宜可屢屢不聽可望初表稱名不稱臣稱甲子不稱正朔畏知到滇  
可望迎候殊恭遣官入朝梅臣遵正朔請出師何方督忠貞營入楚而赤心不從焉  
必正請封事既畢託言苗蠻圍其老營拜表徑歸胤錫大恨擬即下梧州調楚粵各  
鎮鎮而至濟抱病抑鬱以死上悼惜之贈濟國公諡文忠

魏開傳

卷二

七

馬吉翔燕人出二王公門為廣東都司陞香山參將魁楚差副袁繼文解靖藩至聞繼文本魁楚家人官至大鎮魁楚不能應對思文帝召入惟吉翔欲述情事指畫明晰上大喜擬為錦衣尋以赤心等米降各加封爵無敢充使者吉翔毅然請行遂加都督充正仗至永母時始歸復命奏對稱旨留侍左右吉翔機捷幹辦有担当官中自太后而下一針一線無不取給屢遇艱難步履不離自輔部之事以及候人夫頭皆一身為之外廷自詔勅鑄印及四方差官關領吏兵兩部詔劄皆為管理非吉翔即官多不給吏吏奉行四方之人亦難應手忠而有才故最蒙信任遂掌錦衣兼掌戎政議者謂其喜逢逆務周旋易為利動然不害其為有用之才也金堡與元胤交深知元胤惡言難遂疏糾之至以昌宗之表指斥官聞可謂無人臣禮譴責非過也金聲桓故帥日觀之子為左南寧標鎮王得仁諱名雖毛乃響馬王得義之兄英王得楚委鎮江西而不得志于撫按會徵兵定浙得仁當任所帥三千人皆勁旅也定期將發而得仁入與桓言義兵四起城中恐有內應何不反正立功時不可失也桓從之遂斬撫臣章于天按臣某而舉事桓自稱行軍大司馬明大將軍遣官上贖入廣遣牌東下天下震動贖守將高進廉高傑弟也與桓等見徵笑曰甫舉事

搜聞續集

卷二

下

輒妄自尊大以分貽我設功成尚有吾輩眼拒之桓大怒將往討得仁曰我長驅而南換金陵守長江南北之路絕迎天子居甚京彼且馬後無事用兵也桓不從兵抵鎗進厚曰無以為國爾東下功成我自効命奈何還小忿忘大計桓不聽圓之三月城中斗米六金馬肉動七錢降有日矣聞清兵圍南昌欲歸得仁曰毋歸歸則腹背受敵不如遂取贖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桓又不從率師復歸得仁不得已亦還初舉事時有柳都司者逃出馳赴北故北兵來最速時城守之宋大雁不閉門不登陴但門樹一幟寂然無聲清兵不敢入久之援城而上乃發一砲各兵從樓齊撲出奮擊大敗之退一十里金王還既入城登城置酒作樂以示整暇清兵掘壘布圍得仁欲率兵出擊高桓受奸僧之間又不聽遂既成城中始因被圍七八月斗米數十金各廟鼓皮廢履之屬俱盡而督師之援江者阻于嶺有標鎮賣城城遂破聲桓投水死得仁突圍出被害始謀倡于得仁而桓扣之既而桓多不用得仁言覆受間以至于貽

李成棟初為高杰後營總兵鎮守徐州修養甲為左南寧督鹽餉于揚改名董源降清後復姓名揚未陷時甲在南京勸士英歸清笑英而不答甲知失言急去英遣人

覓之已解維矣入廣功棟為最義兵四起征戰無虛日甲得總督兩廣而棟止提督廣東不無快也金聲桓遣官費伯印與棟并投文到甲甲厚賞之時差官冠帶入粵粵人洶洶甲乃出示俯順民情許戴網帽棟差官承恩接家春為王得仁留署數月至是歸具言江西兵之強盛棟意遂決一日與甲會飲酒酣棟伴醉曰我有一寶欲見乎乃伯印也即拔刀割去其辨以刀付左右皆去辦甲倉皇亦去詰明杜靖由安民二旗并送二旗懸甲轅門即日拜表甲以原統五大營兵并各局兵復遣冊送棟朝廷封棟廣興侯甲稟平伯先是棟未反正時這棟鎮獻忠忠率兵攻松獻忠聞棟此舉即釋圍請降遣監紀官沈源消費奏以聞而朝廷置夫宜遠投源謂會院獻忠兵部尚書其寔反正初謀二人未與聞也成棟以其捷先冒功深憾之後卒為元胤劾罷永不敘用棟造龍鳳舟艦遣養子元胤迎駕時棟小心敬畏委授各官先發布按分正異二途又面驗可否而後用嘗曰皇上到造冊一本送部或用或不用或更調聽部為之而廷臣不能持投人以柄為可惜也上至肇慶棟陞見後即回廣出餉上遣洪天權投餉棟正于教場點發兵將拜交之即趨南雄旌旗鉅伏炳耀一時其氣甚銳上封其標鎮九人伯嵩棟不辭而盡收其印曰俟有功授之至南

搜聞續集

卷二

下

棟江舟過嶺抵贛紫營未完清人突出衝擊爭渡及溺水者萬計銳氣為之沮喪時養甲於懷異志棟密奏遣祀典禮而截殺之并殺廣城所繫換按諸人棟扎營信豐分兵取各縣欲以孤贛之援乃贛偵知其兵分直趨信豐棟及河迎拒墜水死者聞贈享夏王與何中湘並祀

章子野曠初為湖廣監軍適時清兵耽視楚鍾李赤心等怯不敢前曠獨督領輸兵迎戰于新牆彭家嶺等處先後擒斬六百八十餘級殺傷溺死無算奪獲馬駝器械甚多亦得男子也督師何公以聞投江北巡撫海加閣部身當湘陰平江之衝者二年不避險阻不啻當三軍咸畏服焉既為衡水逼迫移駐白牙橋病卒

原任禮部尚書陳秋濤子壯統義師規復廣城通各城樓砲臺之守卒為內應一版僧密以告養甲甲盡易各守卒而公不知也攻城內無應者遂敗走入高明擬西上為一地主留宿遂被追執責以既投誠不宜復反與初子曰不關父事皆吾兄所為公叱曰猶子何能為此我為之耳甲設酒集眾紳于教場而磔之公臨刑不屈諸紳皆不忍視獨李覺斯起進一觴曰此賊除吾粵無事矣諷笑自如并殺其長子釋幼子而繫之公賦性豪爽絕無沾濡怡以四代諸命失于兵火上書請補給事下禮部



時李康先為大宗伯。沉閣二年。每見而請之。唯唯而已。意欲得勝。不能應也。康先去。公代之。今日投吳而明日批行。不兼向遂得諱。公堂諭怡曰。此等關係名教事。奈何以常例視之。其忠義關切如此。覺斯為南京兆。頗有循良之譽。不謂蒙面敗檢。一至于此。

魯可藻。崇禎時以明經。今楚之新寧。永曆時行取授御史。海會與論多正。如劉承胤之處。王坤數其太阿。倒授恐後脫手。做去。無能禁者。也。巡撫兩廣。不肯以門生帖與承胤。是臣會席。多用女妓。藻獨不可。請禁題委云。天下之壞。壞于吏治。吏治之壞。壞于輪餉得官。請各監紀官。不得輒授兵科官。宗藩玉牒。遺失無據。不得概舉。即王皆有問國。是自言吳貞毓云。自閩入廣。惟見可藻一人。自南寧入。端惟見張考起一人。恐未足信。

嚴燁者。常熟相公。詢之孫秉性正直。是非不可假借。上彈桂林時。條時事數千言。嚴起恒極為歡服。奏上留心省覽。詔節略纂要進呈。起恒欲授以言路。何中湘題請改科。為丁時魁所阻。遂升光祿少卿。及奉召入。起恒仍理前說。煒曰。時魁任不得為。因其去而為之。無所取也。宜清卿遂不可言乎。因疏參王化澄。萬朝等。文書房不此。一疏解職。召入未一月。一言未達。止一舟一筏俱賣之而去。

載國士安竊文名。直小人而無忌憚者。崇禎癸未。會試出場。即有刻其七義。自館閣奏省部郎以下。凡在仕籍者。無不假借其名。為之批評。皆極口贊賞。逢人投送。而諸公實未知也。有聞其通關節欲究之者。乃跟蹤遁去。後降清。為承常道。指斥本朝。搜求士紳。獻說特甚。聞金王反正。復思竊附忠義。自洗撫練某所。飲回坐堂上。取帽視良久曰。戴此何為。取烏紗來。即傳令去。綵線撫閣之騎而走。南寧侯張先登。統兵旋至。沅蓋國士先與有成約也。江西事敗。復降清。更緝督學馬阮以為顰。一時名士如煜如鍾。如名夏如彭年。國士無復康何言。即義真名教罪人也。

蕭曉。本武昌諸生。為劉承胤標下坐營。轉參平粵。為人溫文寬厚。待士有體。在營收兌州縣解餉。公平毫無抑勒。陳左龍冠豸平。以承胤意招之。曠大罵。并罵承胤負國不忠。誠陷死之。周乘南。不知何人。能詩文。游粵十餘年。以御史監全州軍。清兵至。將士懼不敢謀。降震不可果議定。復以告。大叱之。遂遇害。有五卷者。故少保舒應龍家僕也。年十九遭亂。去為兵。隸焦新興部下。屢立戰功。官

守備。依守全州。所部百人。清兵至。率眾馳數十里外。待戰。戰歸。不損一人。聞守將略。按劍曰。自吾為人。如得一飽食。即感激圖報。今為國家死。何所恨。以藥盡斃其妻。而後自殺。

覆霖。新式。甲申庚申。由應天府尹陞巡撫廣西。甫至任。屬靖藩不奉。閱詔監國。稱尊從之者。眾公度不能免。脫身走蒼梧。與守將保邦。謀殺兵拒藩。又促粵督丁魁楚。兵至。遂執藩獻于闕。亡何。閩信與魁楚。立王肇慶。贛敗。聞至。上趨相避之。公言。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苟自畏縮。外棄門戶。內憂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王坤。薦海內名望數十人。公言。司禮押人不可。薦人更不可。廣州破。坤請西。幾公人爭之不得。上抵桂林。做報登至。坤又趨上。往楚。公言。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疑局。促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威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西粵。收中原。則一隅甚大。棄而不守。拱手送矣。無已。請身留桂。上乃以為留守。會其新興至。與力戰固守。未幾。上復幸武昌。公曰。今日原以收復西粵。為心。西粵未收。不可移動。即東粵未收。亦當且駐全也。新興久駐桂。紀律嚴明。甚得桂人心。公以國士遇之。故得其死力。以保桂功。晉

伯辭。公疏。且自劾。請定理全陽。上不聽。武岡。敗上。又指遺至。柳公力言。不可他移一步。柳地所民貧。不可騷。上自象抵桂。水幾。鄭永忠。被黨。上又欲遣。公言。督師做報。未至。何遠自苦。播遣無虛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矣。涕泣挽留。而上已行。清兵四掠。公亦被連登舟。已復入。諸兵復集。得保桂。戊子歲。清兵入粵。廣。桂林。破。公與張公同歿。死之。詳見公時定。南欲降。公公問曰。不答。而故極口。曉誓。至斷臂。則且不少。挂公。但以手圍之。定南。從人憤甚。送客。公及時。方時。意忽。迅雷一聲。擊。操刀者碎其首。定南。雅命。詞于留守。兩。頰曰。雙忠。吳江。楊公。嬰具衣冠。殮葬。兩公于北門。圍公。遺表云。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承。府元年。膠。膺。留守之寄。拮据。四載。力盡。心枯。無如。將。悍。兵。險。勳。鎮。鎮。鎮。臣。惟。以。家。室。為。念。言。守。言。戰。多。屬。虛。文。通。餉。通。糧。日。無。寧。寧。臣望。不能。彈。壓。才。不能。駕。御。請。督。帥。而。不。應。求。允。放。而。不。從。至今。秋。呼。額。益。力。量。數。上而。朝。廷。漠。然。置之。近。十。月。十三。日。集。眾。會。議。投。括。懸。賞。方。謂。即。不。能。戰。尚。可以。守。忍于。十一。月初。五。早。聞。國。公。趙。印。選。傳。與。安。塘。報。一。紙。知。履。關。諸。壘。盡。已。掃。去。當。即。飛檄。印。選。等。星。赴。于。營。而。印。選。躊。躇。不前。蓋。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卷。午。後。臣遣。人。再。復。之。則。已。盡。室。而行。并在。城。外。鎮。胡。一。清。王。永。祚。等。五。家。老。營。俱。去。城中。一

再疏解職。召入未一月。一言未達。止一舟一筏俱賣之而去。



其姓名沉吟曰有之汝于某地題詩旅店予知之因試以文題曰一匡天下文成呈  
閱補萊縣令使微餉時居民皆通居山谷見所張示知王師至爭出辦餉不數日而  
得三千金復桂再臨楚章復通歸而官公用兵如神有小諸葛之概紀律嚴明秋毫  
無犯所至人爭歸之軍中室家老幼各為一營皆有職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  
後營組織為觀甲快鞋之用無棄遺者乘勝破敵直抵長沙清之精順公死焉有湘  
潭諸生苦兵擾請提公曰亟去師即至矣諸生尚在道而公師已抵其境克捷矣不  
意可望內叛公回兵擊之日有格鬪可望敗公逐之凡可望所著心腹據城邑者皆  
背可望而歸公可望大恨遂投清仗無此內黨大功成矣功既不成事復多變至上  
幸緬公方提兵經營屬境亦忠武渡深源人之意而賊臣反而以清人假漢裝云米  
危佩上遂蒙慶公間之情恣而卒公賦詩甚多若不盡知此得之諸舊音衣及楚章  
所言如此故畧述之

戊寅秋鴉作人語曰人少人少無米怎了木幾李青山作亂殺人盈野廢荒飢民  
剝樹皮而食桑一升值錢五百元東四百餘里散無人此解青山神將揚緒為予言  
者

壬午秋都中宣傳有黃龍墜于巷化門外首尾長四十丈傾城往觀流聞禁內連中  
官往視實無有也龍宜在天而云墜地不祥莫大焉未幾遂有申中之變

設聞續筆卷二終

設聞續筆卷三

明末遺民者

劉任義云國朝五事超越前代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倭外戚以  
重祿而處以安閒之職御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無悍將拒  
命之患四也禁官枝而嚴官獄敦尚風化五也陸容云本朝及越前代有數事公主不  
再塚中官不封侯臣下不敢擅生殺重臣不得辟下僚文廟不用木像岳瀆海鎮不  
加封號文武官不得按按陳細儒又舉十事云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凡鎮以  
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服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  
專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熱戚不專政五也皇子講官即用官俸不立博望苑開天  
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無鞭刺刑刑八也京師有熱憲省直有恤刑非大典不  
輕赦九也任子不濫十也怡謂本朝善政不可殫述但天子自為居守終是險着重  
臣不辟下察反失器使悍將不敢拒命賢將亦無由建功生殺不敢自擅彙強亦無  
所畏忌此數端俱有可商至若內官不隸於冢宰遂寫驚而難制於藏司以官室  
或晉破而其孫君臣之分太隔故在廷無腹心之推親疎之殺不講故小民受宗祿

之累科甲之氣敵太高貪吏之處分太輕官俸太薄難以責廉士進以文莫與校實  
一旦土崩未必不由此數者也  
太祖定鼎金陵填燕雀湖為宮實出睿斷後亦有選都之意而不果嘗為文祭先祿  
寺電神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官城前郭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  
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盤朕此  
心福其子孫文皇此意有自來矣

崇禎壬午諭禮部並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  
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獨嚴近習之防初內官母與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  
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鑒後進前潔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  
或典禮繕成或鳩工管鑄或司膳服或辨文書都着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釐  
剔的極力釐剔應節制的加意節裁各要精專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制干預  
外事違者即以亂政奏參處斬該部監仍詳察舊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看  
禮臣蔣德璟奏稱按洪武二十五年曾遣太監而再慶童住滄陝西河州等衛所番  
屬令其輸馬以茶給之住滄屬番於軍民無異且不假事權皆住即遣於洪武之世



無他特選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及遣往甘肅巡視却未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  
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任處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邊會多難始有分生十  
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諫等節制正德中邊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  
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非復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  
開礦之役大約利少害多兼亦旋設旋止總之皇成於高皇帝訓諭內臣母預政  
事外臣母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 神宮 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掃  
殿庭廊廡 尚寶監掌御寶勅符將軍印信 陵上神宮監灑掃殿庭及栽  
種菓木蔬菜之事 尚膳監掌供奉先殿並御膳與宮內食物及督光祿寺供奉  
諸筵宴飲食之事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履之事 司設監掌御用車  
輿林檎衾褥帳幔等事 內官監掌成造婚禮奩冠冕金銀帳幔儀仗及內宮內  
仗貼黃諸造作並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冰窖 司禮監掌冠婚  
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勅合賞賜筆墨表背香奩並長隨管差內使人等出門馬牌等  
事及催督光祿寺造辦一應筵宴 御馬監掌御馬及諸進貢並典牧所開牧馬驛  
之事 印鈔監掌鈔券貼黃印信運簿圖畫勅合符驗信符諸事 直殿監掌灑掃

掖門

卷三

二

殿庭樓閣廊廡之事 以上凡監十一 每監太監一人 正四左右少監各一人 從四  
左右監丞各一人 正五典簿一人 從五長隨奉御五人  
各門掌儀各飲開關防出入 午門 端門 承天 東華 西華 左順 右順  
每門正一人 從四門副一人 從四  
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並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等事 惜薪司掌宮  
內諸處柴炭之事 以上凡司二 每司正一人 正五司副二人 從五  
兵仗局掌御用兵器並提督匠役造作刀甲之類及宮內所用梳篦刷瓶針剪諸物  
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宮內一應報天絹帛 針工局掌成造椅禮衣服付內  
官監收用及造內官諸人衣服鋪蓋等事 巾帽局掌造內官諸紗帽鞋襪及預備  
賞賜巾帽等事 司苑局掌宮內諸處蔬菓及種田之事 酒醋局掌內官諸食用  
酒醋麪糖諸物 以上凡局六  
內承運庫收支銀錢玉象牙諸寶貨之物及同司鑄庫掌鈔錠之數 司鑄  
庫掌內各衙門鎖鑰及收錢鈔之事 內府供用庫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  
並內官飯食菓食之類 以上凡庫三 每庫設大使一人 正五左右副各一人 從五

洪武三十年增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物舍 設太監一人 正四左右  
少監各一人 從四左右監丞各一人 正五典簿一人 正六  
東宮位下 典儀局掌禮賓賓諸事 局正一人 正五局丞二人 典樂局 同御醫  
修合藥餌 供進湯液之事 典膳局掌供進膳饌 典服局掌寬弁冠帽袍服佩刀  
靴襪諸物 典兵局掌中冓戈矛兵劍等物 典乘局掌車馬之事 同推與典  
親王府 承奉司掌王府諸司 凡事則呈長史司 並提衛指揮使司行之 與內官衙  
門不相統攝 局正五 典寶所掌王之寶 正一人 正六 典膳掌飲饌之事  
典服掌袍服之事 局正一人 正六 方門官二人 掌王城官殿啟閉關防 正一人 正六  
內使司冠一人 司衣三人 司佩一人 司履一人 司樂二人 司夫二人  
共十人  
公主位下 中使司掌府中諸事 右各監局職掌會典不載部中案牘亦無可稽  
奉聖節儀 德環與王錫衮互相參酌考之實錄及吾學編函史史料諸書詳酌回奏  
洪武中定宮中女官之職 凡六局 曰尚宮局 尚宮二人 正掌導引中宮 凡六尚事物出  
內文檮皆印署之所總四司 曰司記二人 正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日密而付

掖門

卷三

三

行 典記二人 正掌記二人 正佐之 曰司言 掌傳宣奏啓之事 典言掌言佐之 正一人 正六  
曰司簿 掌名簿庫賜之事 典簿掌簿佐之 曰司關 掌宮闈筵筵之事 典關掌關佐之  
凡司各有女史 執掌文書 正二人 曰尚儀局 尚儀二人 掌禮樂起居 所總四司 曰司稽 掌  
經籍教授筆札凡業之事 典籍掌籍佐之 曰司樂 掌率樂人習樂陳設拊擊進退之  
事 典樂掌樂佐之 曰司賓 掌朝見宴會賞賜之事 典賓掌賓佐之 曰司贊 掌朝見宴  
會贊相之事 典贊掌贊佐之 又形史人 掌后妃親妾御於前 書其月日 曰尚服  
局 尚服二人 掌供內服用米布之數 所總四司 曰尚寢 掌宮中寢行契關 典寢掌寢佐  
之 曰司衣 掌衣服首飾 典衣掌衣佐之 曰司飾 掌膏沐巾栉器玩之事 典飾掌飾佐  
之 曰司仗 掌羽與仗衛之事 典仗掌仗佐之 曰尚食 局 尚食二人 掌膳饌品齊之  
數 凡進食先嘗之 所總四司 曰司膳 掌割烹煎和之事 典膳掌膳佐之 曰司醢 掌酒  
醢醢飯之事 典醢掌醢佐之 曰司藥 掌醫方藥物之事 典藥掌藥佐之 曰司籠 掌給  
宮中廩餼薪炭之事 典餼掌餼佐之 曰尚寢 局 尚寢二人 掌進御之次序 所總  
四司 曰司設 掌帷帳相稱灑掃設之事 典設掌設佐之 曰司典 掌與華轎扇羽儀  
之事 典與掌與佐之 曰司苑 掌園苑種植蔬菓之事 典苑掌苑佐之 曰司燈 掌燈燭

齊大之典與燈字所佐之曰尚功尚尚功公掌女功之程課所總四司曰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典製掌製佐之曰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掌珍之曰司計掌珠繒錦菜之事典絲掌絲佐之曰司計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

又宮正司官正一人掌紀察宮闈書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典正四人與六女史四人于文定曰高皇御風沐雨與諸臣起兄弟晚節於文臣多所誅戮建文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失職加以文皇少受中山兵法數練兵出塞為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用命至燕黃所屠李景隆又怯詐小

使好大言人心益憤而闕事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死節非其效歟烈皇於文武臣工極意推誠而諸臣一味朦混展轉欺飾破綻畢露致生厭薄然而愛民好士之意出於由衷雖遭顛覆無不聖明諫之故一時文武臣死節死事雖不乏人而草澤之秀豪傑之士所服胸膈折不屈明知無濟不肯但已者實繁有徒亦史冊所未有也

何孟春曰社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分冬夏至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高皇帝自覽羣議獨斷於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圓丘舊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瀆鎮海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修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壇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大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每歲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率臣以命分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並配嘉靖九年始復分祀更定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一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通金水火土五壇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東一壇五嶽五鎮山川神祇山神列山一壇五鎮天壽山純德山東二壇四海西二壇江淮河漢

漢理方澤於安配門外又建皇祇於方澤南以藏皇祇及從祀主正位黑龍一黃四外二橋一橋一處為黃龍大祀不用山神

洪武四年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但在中原安養民人者合祭之自三皇至元世祖三十四位六年禮官奏帝王內有父子祖孫相繼者合祭未安於是別立廟正殿五間如宗廟同堂異室之制所祀一十八主皆創業之君其守成合主一十六位所在有

司歲春秋各於陵殿致祭屢經增減至二十年立廟鳴山定以三皇為一室伏羲黃五帝為一室少昊颯厲禹湯武為一室漢高光唐太宗為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為一室姚顛周文王每室太宰一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每三年一遣官齋香帛至陵殿祭之嘉靖九年傳南京歷代廟祭二十四年撤元世祖並其從祀五臣

洪武中命禮官將歷代名臣功德俱全者考究以聞高書李原名等查得風后力牧等三十五人以奏上曰趙普是不忠於宋太祖者元朝既有伯顏其阿木安豈不必入祭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等皆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一體祭之從祀兩歲以秋八月卜吉致祭廡二壇少牢一風后

高皇帝奉流 文皇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恭陵 武宗原陵 世宗永陵 穆宗昭陵 神宗定陵 光宗慶陵 熹宗德陵 毅宗思陵 老佛塔建不壞 景帝稱壇園未精曉在

奉先殿光祿寺每日供養 初一日捲煎 二日髓餅 三日沙爐燒餅 四日煎花 五日羊肉肥瘦角兒 六日糖沙餛飩頭 七日巴茶 八日蜜酥餅 九日

肉油酥 十日糖蒸餅 十一日漫麩燒餅 十二日椒鹽餅 十三日羊肉小饅頭 十四日細糖 十五日玉茭白 十六日千層蒸餅 十七日酥虎角 十八日糖漿糕 十九日酪 二十日麻膩糕 二十一日揉糖糕 二十二日芝麻燒餅 二十三日捲餅 二十四日燒羊羔卷 二十五日雪糕 二十六日夾糖餅 二十七日兩熟魚 二十八日象眼糕 二十九日酥油燒餅 以上一月共用銀一千五百九十二兩 又每月望日用豬九隻羊五隻大尾羊四隻香油薑蒜蒲桃荔枝熟水粉諸件用一百六十八兩零

四月初八日獻新不落失用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 玉芝宮供養與奉先同每月用一百二十八兩三錢 宮膳每日三十六兩 每月一千四十六兩 廚料在外 藥房

靈露飲用粳黍老米在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 每月三百三十五兩 廚料二十五兩八錢 懿安皇后

同前 承乾翊坤兩宮 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 皇太子膳並廚料 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 定永二王每月一百二十兩 內閣寶錄

玉膳起居會典諸語 月支另有記 先禱寺每月舟奏一切內外諸費約二萬

餘金見將德球魁祀

中山開平岐陽字河東既黔寧所謂六王也後惟徐濟承庭如故餘皆削爵為編氓弘治中始徵其嗣孫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始進常氏懷遠李氏臨湘鄧氏定遠湯氏靈璧皆侯而青田之後復誠意伯王鳳洲曰人知有六王而不知有六公如馮宋公勝以卒於建文初一時兵興匆不及議追恤耳李韓公善長雖以嫌疑致隙然反狀殊未明見於解大紳所辨究狀甚悉傳賴公友德從下中原首定蜀定滇功均開平置而不錄不無遺憾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推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惟英宗復辟後從襄王之請一再朝而烈皇時唐王以募兵討賊為撫按所糾禁高牆

初將軍年十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時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紇白諸大臣定議年及十五方准撥支祿米定為令以民供言之則日憂不給以厚宗論之往往衣食不繼開楚宗善祿多劫至有輕斃人命凌犯尊長願於高牆以逸口糧免飢寒者事雖可恨情實可憫立法未盡善也

實平心論之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諸宦寺及藩邸治宦寺之法莫如祖述

周官制於家宰黜陟有綱手奪有制凡涉踰閑可加罪謫南北衙十常侍之禍從何而起至於天子家兒衣租食稅毫無職守不肖者但畜財貨聚聲色以自娛即有賢者不過怡情翰墨較量音律奉事玄釋稱出類拔萃耳其於國家利弊得失如避家諱喙口結舌不敢置喙而於本宗之流離固頓顛連無告者亦充耳敬目如秦趙然以為此有司之事也德政不修親成淚散一經變故毫無德藉首就戮閩門遺策賢愚同查無策自免真可歎也使當日如賈誼所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凡郡王當封祿米於親藩分撥將軍中尉當封祿米於郡邸支撥功總而下行古人親盡則祿之法雖屬籍天家而裁其糜祿士農工商聽擇一業科甲而外訪其賢能尤著行誼過人者隨才擢用不限所至以壯維城既不以繁費病國亦不至以虛俸食貧而國家亦得收根本之助何至駭急無濟同歸於盡乎常朝之禮近於兒戲既於軍國大事毫無干涉復於君臣情愆絕不浹洽不過通政司引奏一二本章例下各部及五品以上見朝辭朝各官面奉賜酒飯而已昔宋理宗論羣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解免小事而大事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言最是彭公韶弘治中曾疏請於午朝時召輔部大臣面議經邦急務不知午朝之典廢於何時

神廟深居簡出大小臣工盡以為天高聽遠致滋叢脞若似乎一朝接見舉臣便可暢所欲言致太平者烈王廟楹日勤召對而朋比為奸有懷不盡聽言則答誦言如解池堯舜之君於危亡之地時長安民謠云今日召明日召召一班活潑盜今日對明日對對的一起活潑僧豈不可羞可痛也哉

舊制宰相早朝升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拜除刑賞廢罷事無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請之印盡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不改所謂坐而論道者也自宋范質王洙以前朝舊制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請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沒多或至盱眙賜坐啜茶之禮廢矣我明登胡惟庸之害不置宰相而以學士參機務權勢所萃漸與宰相等烈皇慨然復古時召荆溪使殿賜坐商榷批答令其就御前票擬指揮巨旨捧几磨墨問令皇子侍立觀政孜孜圖治使得姚宋韓富諸君子左右其間三五有致也折足履缺皇輿傾駭天子人耶真堪惕矣

鄭公晚曰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內帝命獻吉摸敵擬議批答以備顧問不得與劄九卿事凡卿奏事亦不得相聞白凡上所下曰詔曰詰曰劄曰勅曰冊曰誥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表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會請曰露布曰譯官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官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等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槧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誥並擬上焉詔為先莊節請誥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學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危行凡累朝御製寶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精而藏之凡會初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吏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曰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表揭帖一應機密文書王府制勅底簿日詰勅房書辦文官詰勅悉譯勅書並奏書揭帖功勛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書若滿洩稽慎皆有罰

國初先置中書者十五年始置殿閣自太祖至景廟所歷二百六十餘年共用一百二十七人而烈皇十七年中所用四十四人

洪武九人李善長徐達俱在江廣洋台胡惟庸上供中書書以吳沉謝吳伯宗禮字行以宋誦劉仲質劉朱善劉按十五年徵者儒飽恤全思誠余詮張綱張長年





嘉以婦人而特膺給褒亦布有之曠典也

賀長白曰嘗考史三事有與今日用人相類者宋仁宗嘗嘆輕薄少年不足為臺閣

重宰相探旨務引老成不惟人望甚者語言文章為世所笑如彭東之在翰林楊安

國之在經筵今日故卜諸公不類是乎仲簡知廣州治為浙東第一而知廣州不能

禦儼智高之能沈起令海門有治績而知桂州遂挑交趾入寇之釁孫永以文雅著

稱而知秦州過傲怯懦為邊人所輕今日經略諸公不類是乎唐嘗懷負尹京官時

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問縣官相次入臺縣事辦否曰倍辦於在時問其

故曰好者總在使倖者悉去故也問者大笑今日考選諸公不類是乎

宋乾德詔云吏多難以求治祿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重費不若省官益俸此實至

言外官全憑紙贖公費後亦盡行革裁盜鈴掩耳害在民生而京官則繁簡相懸丹

堂過異大俸不具論祇如四衙門聲勢赫奕苞苴暮夜無日無之而冷署散員每月

止隨朝米一石其俸經京不得關支至於官已免即所謂折色也則取辦於贖罰庫

大約朽蝕不堪高昂其值有若無耳士千于衙門中領出玉帶一條逆瑞物也估

價千金此足死數十人之俸矣歸之堂官以候受償誰為售者徒空言耳賢者安貧

守職與嘆北門而不肖者藉顯擢名色等訛茶園因緣花村以盈其室有志之士羞

與為伍此亦養廉無法激勸失平之弊也國初定職階之法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

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迨後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遷去者多矣是三年考滿之法

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親考察不候考滿而黜者亦多矣是三年黜官之法不守也既

行三年考察之法又行過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入哉况四方之

遠赴京考滿往迫勞費且候公務惟令本處考核為便方面官有撫按開報考語亦

今就任復職侍朝親定黜陟兩不相悖也較士之法至國朝極嚴然待士亦稍稍薄

矣父子有試義一序殊堪疼腹按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裝袒衣索

越曙鐘初動頃聞門廷唱科名引大魁金榜已從三殿出玉音初自九天來於聲使

掩雲門樂餘響猶存曉殿雷濟濟監祀聽拜罷百官齊賀得賢才傳獻錦雲深處綺

廷張俱士成名拜寵先盡戴宮花移入座共聆仙樂笑術觴紫宸日出宮袍爛紅香

風來俎豆香夾道彩旌歸馬簇酒中猶自誦虞唐鳴珮彤彤冠冠現列如山進士選成

玉筍班聖主數恩在天上大臣傳旨出雲間羅衣一襲當先賜楮幣十餘與眾領草

木共歡承雨露明廷趨謝仰龍顏觀監祀陞立雁行聯拜謝皇恩拂曙天佩玉清

含宮漏響表面香惹御爐烟近臣贊禮雲霞際中貴閑城日月前遙想重瞳樂觀度

定知紫雲意倦倦

京營官軍之制予於五先創亂集中記之詳矣日久弊叢盡失初創尺伍之籍年為中官

勳戚家官占按籍則有核實則亡已之役戎政尚書李公邦華稍稍稽覈遂為內

寺飛語所中罷任去去國之日守門殫產爭捍擊之至於裂其衣冠辱其妻女真可痛

恨去後復之復幾於必保甲中冠至點萬人以上城亦不能足數而裏城監子猶大言不

慚為主戰不主守之說以惑上聽冠簿城下伏戎四起戰守兩出誤國之罪一死不足贖也

吳驥公曰祖制京營軍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神機為三大營後于忠肅改為十圍

營成化初為十二圍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以番直充京營常

得十二萬人也勳臣為提督內臣為監督少司馬協理戎政設廢三千改為神機猶

存三大營之舊又疏為二十九小營其罷廢者退為老家萬曆五年始置選鋒天啓

中再設壯丁五族科以增厚積究其勇怯無以異也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中置名

為天子禁衛皆領於京營而圍于營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軍步隊名曰前後公侯之

子弟亦練馬備環衛危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驍帥有東西司房有街道房南北鎮

撫司東廠有掌刑貳刑十百戶皆取之錦衣領十二營主徵巡譏察非常合之京營十

餘萬欽禱之子屬養之卒四方輕刑無行之徒托名擁護合縣官者不可勝數又權

性成且熱官家冒占者強半。羣惡其不便於已。伺喝於上前曰。京軍道路切耳。語且有變。請亟罷李侍郎以靖之。上風知邦華忠。顧流言日至。不無心動。邦華竟罷去。代之者為陸完學。盡更其法。與中官深相結。譽言日至。而滿三考。晉官保。且得世內。廢。上欲以大閱恩。示鼓舞。而誠守宜戒。遂於十一年躬自閱城。前軍學印勳臣大。集禁門。紅盛將軍陸戰。而屬於門。勳衛帶刀護從者百餘人。黃門列鼓吹。天開出良。騎。五軍神樞勇衛前鋒各營。林首弓鞭各樹。森銳。旌旗彩色。絢爛。天子筆而陞由。正陽崇文。朝陽東。安。定。得。歷。草。成。宣。武。而。下。還。官。翼。日。再。由。廣。寧。右。安。永。定。左。安。廣。渠。便。門。六。軍。望。見。東。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鸞。帶。騎。從。上。大。悅。召。完。學。入。御。帳。面。贊。勞。飲。以。金。尊。酒。者。三。卽。以。尊。賜。之。完。學。尋。以。年。老。乞。身。還。家。養。去。而。京。營。軍。實。未。可。用。也。

京營自監督而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三人。皆以中官為之。中外多事。官者易奏請。上為之發帑金。市哈麥馬。厚募邊人。補部伍。然中官無他。略。用。火。器。而。帶。局。頻。矣。議。車。戰。而。車。來。不。習。徒。具。文。耳。上。屢。旨。訓。練。立。標。分。備。日。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黃。昏。遠。散。俛。俛。抽。驗。之。所。不。及。玩。愒。而。使。罰。者。無。算。令。甲。以。

一管練一拔長短左右不相習而互施雖按安所用之時邦華復召入為都御史。過戎政侍郎王家彦于朝。詢京營近制。相向歎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民政不親。自謂承頂溝窾。不意復觀天顏。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滋甚。陛下雖與為家。戎政王家彦為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彦。家彦對曰。主臣有之。惟今日嚴賞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事時。尚可為。臣自度才既不及。勢又已晚。恐候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喟然不憚而罷。

國初錦衣衛官二百十員。後增至一千七百餘員。祖制凡內臣傳陞及熟威帶侍者。俱不管事。其校尉以功陞者。不得過十戶。所謂功者。如緝獲大夥強盜及于犯十惡之類。皆得陞一級。謂之帽子頭。凡遇郊社大典。分撥執事。約用六百餘員。而一應仙橋。乘輿。登殿。被薦之屬。及平常五所五十司。學印。放米。割軍。常朝。掛金牌。且日出外奉駕。臨祭人。非此輩不諳練其事。其文武世廢子弟。合計不過八十員。或老疾。或幼稚。或給假。奉差在京者。僅二十餘員。專以備南北鎮撫司及堂上之選。魏。瑞。指。推。用其私人。乃有以功陞伴進者。漸次加至堂衙。大約由北司進。蓋北司專掌詔獄。居其位者多天性刻薄。武健深內之人。乃能迎上意。而固己寵世家子弟。不敢為也。

錦衣所掌者。因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旗幟金鼓之屬。諸軍世平。而府軍獨發。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皆統軍。錦衣獨領校尉。即周之虎賁旅也。其制擊。擊。強。擄。賊。盜。賊。則。漢。之。司。隸。也。以。扶。較。傳。宣。又。詔。獄。所。寄。宜。重。其。選。也。宋時侍下有禮。然于兵敗必誅。職罪必刑。未有姑息者。國朝無甚恩禮。而法亦不行。收單之許。可以倖免。職私巨萬。止於罷官。是存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莫不假借。反有疑貲之密。則輕重併失之矣。烈皇勵精國治。信賞必罰。督撫領將。敗賊偵事者。時有謀矣。而精弊既久。相蒙更甚。如瘴瘴虛損之人。投以游。邊。驅。除。之。刑。病。未。去。而。身。不。支。矣。祭。之。何。哉。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義在於守官。何也。部院大臣。位尊任重。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罷盡。而上之責。亦不止於一官而已。如史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典。禮大賞罰。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傳專也。奈何以一官自盡。而奉越視之。徒備故事。喋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中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風夜在公。自盡其職上之責。止於職內。未嘗以錢穀奇之火。兵禮樂責之法。官也。舍所當守。而越俎。是問非小臣之分。

矣。此論未為不其然。小臣能言亦大有益。如分宜誤國。江陵奪情。憂謀寂然。而部寺之班。侃侃正論。亦何可少。大夫常帶職之會。胸有具見。寧為仗馬。毋為寒蟬。寧為披鱗。毋為承氣。要見血性男子。不可奪志。豈以一官自盡。至於大臣。無能遇事。推諉。模稜。伴食。往往而有。乃復有小忠小信。假仁假智。詐以售奸。詐以為真。刻變幻。容。軀。竊。位。如。韓。魏。為。程。之。流。貽。害。亂。罪。固。不。小。

四友。嚴。叢。說。有。云。考。選。科。進。不。當。徑。用。行。取。諸。人。凡。取。到。知。推。分。置。各。部。部。署。侍。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升。道。則。在。筆。較。之。下。與。吏。部。聲。聞。相。通。其。人。易。知。且。數。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輩。至。通。顯。者。不。同。耳。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彼則在此。漢時離宮別館。至於百千。堂。虎。莫。比。有。宋。以。來。離宮之設。甚稀。至我明則大內之宮。亦止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千。百。所。金。碧。焜。耀。略。如。帝。居。則。漢。代。宮。室。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飾。不。減。王。侯。國。朝。即。元。敷。上。相。自。奉。甚。薄。而。親。藩。有。才。士。之。賢。宮。庭。服用。與。人。主。埒。是。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演。矣。其。次。則。大。瑞。巨。貂。習。見。天。家。所。為。尤。而。效。之。而。其。財。力。又。足。以。副。之。往往。踰。分。僭。擬。莫。可。究。詰。夫。人。臣。之。威。歸。於。天。潢。國。其。所。也。猶。思。所。以。節。之。猶。惜。僭。擬。制。甚。矣。呈。人。



主之居。化爲佛七耗數金錢。莫知紀極。不亦過哉。聖人復起。必有窮變通入之道矣。祖宗時。歲用者以一黃。噫。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勛崇奉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以中帽局。舒羅皮。張言之。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末年。至七十二萬。民生日蹙。物力日貴。一切中飽。之病。何可勝言。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大監二人。每草一萬。須使費二十兩。其馬數不許稽查。曾有疏請。查核者。問於元軍。此一弊政也。又司牲所。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日支黑豆八合。草一觔。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支過黑豆二十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草二萬四千餘束。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未入萬八千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口間。光祿。輝。卿。趙。錦。龜。怡。在京。開大埔。牧。養。牛。羊。若。千。隻。以。供。皇。上。冬。月。進。乳。之。用。每。歲。二。月。朔。始。其。數。十。倍。於。此。所支草料。糧米。各費。不啻。數。十。倍。於。此。監。以。內。官。數。員。仍。每。年。添。補。死。清。銀。兩。若。千。其

實。每。日。進。乳。數。升。仍。取。之。市。上。而。此。項。錢。糧。止。供。乾。沒。耳。

弘治中。查。乾。明。門。外。貓。十二。隻。日。支。豬。肉。四。觔。七。兩。肝。一副。刺。蝟。五。個。日。支。豬。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二。升。黃。豆。一。石。四。斗。三。升。二。合。西。華。門。狗

五十三隻。御。馬。監。馬。二。百。十二。隻。日。共。支。猪。肉。併。皮。骨。五。十四。觔。虎。三。隻。日。支。羊。肉

十八。觔。孤。狸。三。隻。日。支。羊。肉。六。觔。文。豹。一。隻。日。支。羊。肉。三。觔。豹。房。土。豹。七。隻。日。支。羊

肉。十四。觔。西。華。門。茅。處。鴿。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上。命。放。之。以。省。浮。費

其。虎。豹。等。絕。耗。聽。其。自。斃。至。正。德。中。悉。復。之。仍。增。數。石。惜。哉。以。此。養。足。供。數。十。人。以

此。恤。民。足。以。活。無。告。之。民。數。百。人。矣。又。豹。房。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八。歲。廬。二

千。八。百。餘。石。又。占。地。十。頃。歲。租。七。百。金。使。以。百。姓。之。脂。膏。飽。禽。獸。之。腹。以。朝。廷。之。金。錢

充。宦。守。之。囊。未。知。實。生。當。作。何。痛。哭。烈。皇。時。盡。殺。虎。豹。以。實。壯。士。餘。卷。屏。之。犬。聖。人

作用。迴。絕。尋。常。如。此。

南京。漆。園。掌。以。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搜。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名。俱。三。年。掛

人。直。株。取。不。過。二。百。觔。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油。止。一。百。五。十。觔

初。不。解。其。故。後。查。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棧。斂。取。於。民。爲。費。甚。重

乃。設。三。園。於。鍾。山。之。陽。各。植。萬。株。以。備。用。而。省。民。力。聖。慮。淵。深。動。念。民。瘼。若。此。然。後

漢。經。等。處。大。庖。厨。等。處。朔。望。九。七。供。養。用。各。色。菓。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觔

亦。行。量。減。

王文。恪。曰。初。內。庫。積。金。十。管。每。管。若。千。萬。蓋。累。朝。儲。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奢

英。宗。聞。之。而。嘆。曰。累。朝。之。積。其。盡。乎。及。復。辟。往。視。僅。缺。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

化。中。梁。芳。輩。興。作。禱。祀。官。觀。奇。巧。寶。石。諸。事。而。十。密。如。流。列。皇。末。年。內。外。並。誅。至。出

宮。中。金。玉。銀。鎗。等。物。鉅。巨。臣。妾。臆。神。祖。所。積。不。肯。寧。者。至。是。帝。實。憐。以。此。示。儉。耳。暨

閣。賊。破。城。庫。藏。盡。竭。止。於。周。皇。后。宮。中。得。元。寶。七。百。錠。而已。聞。後。重。修。武。英。殿。於。地

墓。下。得。方。碑。數。萬。色。如。漆。重。不。能。舉。容。之。皆。精。金。也。乃。知。向。來。在。外。者。皆。爲。逆。賢。建。三

殿。給。邊。餉。費。盡。而。神。祖。所。蓄。閱。不。宣。示。雖。聖。子。神。孫。不。得。而。知。之。也

太宗。設。供。應。庫。於。內。宮。牆。外。密。通。御。所。云。典。守。者。出。內。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

聞。之。後。有。叫。者。以。爲。警。覺。輒。問。徒。杖。竟。不。得。申。非。立。法。之。意。矣。甲。乙。丙。丁。戊。庚。與。天

財。承。運。庫。俱。在。碑。城。北。惟。天。財。庫。賦。罰。銀。香。料。等。最。富。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歲。入

銀。兩。除。支。用。外。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門。辦。銀。歲。進。若。千。亦。入。內。女。官

庫。各。處。折。糧。糧。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被。開。帳。單 卷。三 十。五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約。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洪。武。初。當。元。末。殘。毀。後